

新道理叢書

1

談鬼神

曹伯韓 著

序言

在「新道理」創刊不久的時期中，我曾寫過幾篇「五行談」，寫作的動機，是因爲民間缺乏現代的科學常識，凡是應該用科學解釋的現象，一律用傳統的五行學說來解釋，而五行學說和神怪迷信又是溝通的，特別是在今天，五行說應用得最多的就是那些弄風水、算命或巫術的人們，這就使五行說完全在迷信的主導之下，如果不把五行說加以檢討，就很難破除民間的反科學意識和宿命論的思想，也就不容易引起大家走上科學的道路。

五行學說在幾千年以前初創的時期，不完全是迷信的東西，它包含了很多的科學成分，因爲那時候科學和占卜混在一起，兩者是分不開的。到了近代，科學既已走上了實驗觀察的正路，一切唯心的空想就不能不拋到科學圈子以外去。粗疏的五行說早已不能解釋各種複雜紛歧的現象，成爲唯心的空想，因此便不能再

保留在科學範圍以內。五行說在現在，只好專門用在占卜一方面了。可是現在民間的科學還不能趕開五行學說，特別是所謂國醫，這是滿口的肺金腎水的談着神奇古怪的理論。其他如解釋寒暑四時，分別方位，說明物理的或化學的變化，分析物質元素，許多事都得請教五行。知識分子也常常相信這一套，一般文盲更不必說了。這樣，科學又如何能夠和迷信絕緣呢？因此，我就寫幾篇淺俗的短文來談五行，一方面指出五行說的來源，和它在現在的不適用，另一方面略為把現代科學的道理說一說。

後來我又寫了幾篇談鬼神的文字。寫作的原因就是看見有許多中等以上學校出身的知識分子還迷信鬼神；決定自己的行動不根據事實的調查和科學的判斷，而去請教占卜星相的術士，我認為非盡我的力量來糾正不可。這種迷信心理的養成，一方面是由於我國科學不發達和科學教育的空洞，另一方面是由於政治不民主，統治者以提倡迷信來貫徹愚民政策，被統治者找不着出路，不得不乞靈於渺茫不可知的鬼神。這種迷信養成之後，人們的思想便糊塗起來，對現實求進步的

熱忱也消沉下去，這就反過去妨害了科學和民主運動的發展。如果知識分子都還脫不了迷信的羈絆，一般文盲受了他們的影響，更不會走上科學與民主的道路了。因此我把人們最容易迷惑的神奇鬼怪現象拿來作一番解釋。

一九四四年春天，我同意文化供應社編輯部的提議，把數鬼神和五行的幾篇文字輯印單行本。但因桂林失陷，一直延到現在才能夠付印。現在除正文外，還把我代新道理社答覆讀者信稿中有關於鬼神迷信的兩篇文章，作為附錄。此外，在「新道理」和別的報紙副刊上看到幾篇類似的文字，也剪下來附錄於後，關於這部分，我特向原作者表示謝意。

一九四六年五月于桂林。

目次

上篇 談鬼神

- 親見鬼怪的來由……………〇〇二
- 鬼神的形相和生活……………〇〇五
- 「報夢」的解釋……………〇一
- 談扶筭迷信……………〇一五
- 九牛推車及其他……………〇三一
- 從問死鬼說起……………〇二七

附錄一（通信三則）

- 一、大家相信就是真實的嗎？……………○三三
- 二、請牛神和催眠術……………○三六
- 三、人死了之後怎樣……………○三九

附錄二（特寫三篇）

- 一、鬼的祕密（一平）……………○四四
- 二、收嚇和殺夜豬（煥榮）……………○四六
- 三、「放陰」記（林孩）……………○五〇

下篇 談五行

- 五行生萬物……………○六一
- 五行相生……………○六三
- 五行相尅……………○六六
- 地理上的五行……………○六八

五行和曆本	〇七二
人體內的五行	〇七七
五行和音樂	〇八一
五行和色彩	〇八五
五行和歷史	〇八八
五行和語言	〇九二
五行和經濟	〇九九
五行和道德	一〇三

上篇

談鬼神

親見鬼怪的來由

鬼和妖怪是從人們心裏產生出來的。有些人說，鬼和妖怪，是他親目所見，親耳所聽，如何不是實有的呢？我說這種看見鬼怪或聽見鬼怪的人，心裏就有許多鬼怪，但實際上鬼怪是不存在的。所謂看見、聽見，都是他自己的神經作怪，不是屬於錯覺，就是屬於幻覺的。什麼是錯覺？就是一杯弓蛇影」。從前有人請客，客廳裏掛着一張弓，飲酒的時候，客人忽然發現酒杯裏有一條蛇，馬上覺得中了毒，胸中作惡難過，後來主人給他解釋，說杯中的蛇，只是壁上弓的影子，客人恍然大悟，病就好了，把弓影當做蛇，這就是錯覺。什麼是幻覺？幻覺是無中生有。好像十歲左右的小孩，黃昏後一個子躺在床上，眼睛一閉，就看見許多奇怪的人物或花紋，五光十色的亂轉。又好像患熱病的人，燒得頭昏眼花的時候，看見朋友，成了猴子或憑空有大小怪物的跑跳。這些情形都是幻覺。凡親眼

看見鬼怪的人，都是把錯覺或幻覺的結果當做真事。試舉一例，前年某校曾有三個大學生談鬼，兩個主張有鬼，一個主張無鬼，爭辯不休。後來那兩個有鬼者就和無鬼論者打賭，要他晚上到郊外某處荒塚纍纍的墳山去，帶一燈手杖插在墳間為證，然後回來。那個無鬼論者雖然胆量很小，也不得不硬着頭皮，一口承認。當天晚上便帶一根手杖，披上大衣，冒着冬令的冷風向荒墳而去。走到墳山附近，四圍都是黑漆漆，靜悄悄地，實在有點胆怯，但仍然壯着胆子，走到墳山裏，在一座墳前將手杖插下，恐其不穩，使勁插進去，不覺跌了一交。插好回身便走，但背後似乎有人拖住，無論如何走不動了。當場嚇得魂不附體，暈倒於地。他那兩個朋友等了一晚，不見他回來，次早便到墳山裏察看，只見他臥倒墳前，手杖插在旁邊，大衣為手杖鉤住。原來當他回轉時，大衣被手杖鉤住，他就發生被鬼拖住的錯覺，以致嚇得暈倒了。這位無鬼論者過去受有鬼論的暗示太深，胆子又小，所以在理論上雖主張無鬼，在行為上仍然逃不出有鬼論的範圍，而錯覺便容易發生了。

人們因爲不明白物理，又容易發生錯誤的解釋。例如夜間溫度減低，木料收縮，常不免發生響聲，人們不懂。半晚清靜的時候，睡覺醒來，一聽到板樓梯或椅子之類，發生音響，便懷疑是鬼怪來了。還有郊外草地或山間，夜間有綠色火光出沒，飄忽不定，本是沼氣等類物質的自然，但人們以爲是鬼火。曾有人故事式地敘述一個朋友的胆大，說他一天夜行，經過墳墓地的狹道，見有一個燈籠在他前面，而不見有人，問他也不答，但這位朋友不怕，仍向前走，走到一箭之遠，燈光忽然消滅。這其實就是自然物質在作怪。又，夜間有時候有不知名的鳥兒蟲兒鳴叫，人們不去詳加考察，便斷定是鬼叫。夜間在荒山中迷路，不辨東西南北，每每在原地方兜圈子幾個鐘頭，還找不出頭緒來，分明是人的頭腦弄糊塗了，人們卻說碰了遮路鬼。還說撒一泡尿便可將這鬼嚇退。假如撒尿真有效，那一定是心裏作用，即撒尿的動作壯了自己的胆，因而不慌張，便冷靜地分析目前的模糊情狀，而猜出正確方向來了。這類例子，不必多舉。

人們對於死亡的親屬，最容易看見他的鬼魂，這並不是死者留戀，而是生

者的思念所致。因為時常生活在一處的人，無論如何，在初死的一個時期是留着強烈印象在人頭腦中的。家人即使不故意思念，腦子裏的印象也時常在無意中流露出來，因此在光線暗淡的地方恍惚看見他的形象。

鬼神的形相和生活

從前有一個畫家說：畫鬼容易畫人難，因為鬼沒有一定的形相，隨人創造，而人相是一定的，不能亂畫。

鬼神都不是實有的，都是人想像出來的，人們覺得鬼神應該像個什麼樣子，就彷彿看見有那個樣子的鬼神出現。

基督教的聖經上說：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兒子造人。但有一位大哲學家費爾巴哈說：實在是人按照自己的樣子造上帝。

人為什麼按照自己的樣子造上帝呢？因為人們想像上帝是一個全知全能的神

。他能造天地萬物，主持世上一切的事，自然應該有頭腦，有耳目口鼻，有手足，有心肺肝腸腎等等。

人們覺得神是可敬的，又可親近的，所以想像出來的神，都是面貌和善，態度莊嚴的。

人們覺得鬼是可怕的，所以想像它的樣子是蓬頭散髮，青面獠牙，舌頭吐出三寸長之類。但「聊齋誌異」中的女鬼有許多是美麗非凡的，那是因為人們覺得她們可愛，所以想像她們的面貌一定漂亮。

鬼的種類很多，都是人們按照自己的生活的創造出來的。因為接生的方法不好，因難產而死的婦女很多，於是想像着有一種生產鬼，提着血污的袋子，闖進產婦的房間來作祟。因為自殺的事件增多，於是想像着有落水鬼和吊頸鬼。懸樑自縊的可怖形相給人們印象最深，所以人們想像着的吊頸鬼也是那種可怕的样子。

過去死刑是砍頭而不是槍斃，所以只有砍頭鬼而沒有槍斃鬼，砍頭鬼的形相是無頭的，那當然是根據砍了頭的人形而想像出來的。過去沒有在飛機轟炸下慘

死的，所以人們還沒有造出炸死鬼來，假使要造這種鬼，它的形相應當是殘肢斷腿，或者一塊皮掛在樹枝上，或者粉碎如灰塵。

神的種類也很多。有的像貌仁慈，有的態度英勇，如佛殿中金剛怒目，菩薩低眉，這都是按照人類中幾種不同的態度創造的。過去帝王生活，極其奢華享樂，所以北平雍和宮中，有裸體男女佛像，叫做歡喜佛，那正是反映淫樂無度的皇宮生活。

人雖然按照自己的形相創造神，但因爲想像神力的偉大超越常人，又不能不設想他有些比常人不同的地方。因此有些神的手脚都特別多，所謂千手千脚。有些神的軀體特別高大，如若干地方的古佛像。

因爲神是比凡人偉大的，所以它所用的物品，所居的房屋，都特別偉大。關聖帝君所帶的青龍偃月刀，不是凡夫所能運用的。三國演義所描寫的關公雖然是人，但已經有神成分，因爲他的武藝，品性都超越了常人。上海城隍廟大門上有一個大算盤，好像匾額一樣，龐大得很，那是城隍神算人家命運所用的，較高

級的神，住在巍峨的宮殿，但低級的如大王土地，則住在鄉村中一間小屋子裏。這當然是按照人世間貴賤等級而製造的。在中國的神，沒有住洋房子的，沒有穿西裝的，這不是神不喜歡時髦，而是由於過去中國人心目中，沒有洋房子和西裝，想像不出來。假使中國人老早看見過西洋的禮拜堂，中國的神廟必然會有一部分像禮拜堂的。

當人們對於死去的祖先或親屬，不懷恐怖的心願，只有希望再見面的心理時，那些鬼的形相便不會表現得可怕，而是和生前一樣可親近的。原來人們最初想出來的鬼，是和人形一般無二的。人們崇拜祖先的時候，祖先的鬼就是家族的神。

人類頭腦裏還沒有神的時候，先就有鬼，還沒有鬼的時候，先就有活人的靈魂。鬼是從活人的靈魂轉變而成的，神是由鬼轉變而成的。而活人的靈魂，又怎樣在人類腦子裏產生的呢？它是產生於野蠻人對睡夢的解釋。

人類在野蠻時期，不懂睡眠的生理作用，更不懂做夢的生理與心理的原因，

他以為一個人具有兩個身體，一個是虛的，一個是實的，虛的是第二個我（即文明時代所謂靈魂），實的是肉體，人們睡覺的時候，第二個我（靈魂）可和肉體分離，所以做夢，做夢就是第二個我（靈魂）的單獨行動。我們又可以說第二個我就是湘人俗稱的靈魂，靈魂（活人的靈魂）暫時離開肉體而作夢，它回到肉體內就使人醒覺。假如它離開肉體後，永遠不回來，那人就長眠不醒了，就是死了。這是野蠻人對於睡夢和死的解釋。

照科學解釋，人的腦神經休息，便是睡眠。而睡得不很熟的時候，腦子裏面仍然有部份的活動，就做夢。夢不過是日中生活（包括實際的與想像的兩方面）的重演，所以中國的鄉下農民決不會夢到倫敦紐約的街上，二十世紀的青年也不會像孔二先生一樣夢見周公，因為在他們腦子中不但沒有那種事實，也沒有那種想像。瞎子的夢，和普通人的大不相同，就因為它缺乏視覺意象，看不見什麼人的面貌，房屋的形式等，只聽見聲音。所以，人的做夢，並不是靈魂離開了肉體而活動，只是半休息狀態中腦細胞的活動。至於死，是全身器官都停止作用，如

心臟不跳動，肺不呼吸等。不但腦部不活動而已。這更不能拿魂魄不同來解釋。

然而無知識的人不懂得人的生理現象的奧妙，就想像着有一個靈魂，它有肉體一般的形相，但沒有實體。好像影子一樣，不可捉摸，它住在肉體內面，又可以離開肉體，它離開活人的肉體而造成死亡，又可以闖入已死的肉體而使死屍復活。另一方面，死人的靈魂，又被人們看作飄流自在的有神秘力量的東西，它可以暗地裏保護家族內的人，可以幫助醫病，使穀物豐收，所以人們祭祀已死祖先的靈魂，向它求福，請它保佑。這種不附着活人肉體的靈魂，就是鬼。鬼雖然飄流自在，但人們仍然覺得它應該有住所，它應該住在死去者的屍骨裏，住在墳墓裏，鬼既可以保佑家人，同時就是神。

人們後來又想像鬼魂可以不住在墳墓裏，或者住在墳墓地方而將墳墓改造為房屋。又想像着鬼世界和人世界一樣，不但要住房子，而且要用錢。所以在親屬死亡開始走入鬼境的時候，就替他燒紙屋，紙錢。過去中國人普遍用的是制錢；

所以紙錢都作制錢形狀，又使用元寶，所以又燒金銀錠；近年來通用圓形鑄幣（大洋），於是又產生冥國的洋錢；行用法幣以來，冥國銀行的鈔票也在鬼世界佔優勢。鬼住的房子，過去總不過是中式的公館，而現在則有紙洋房子，裏邊裝着電燈，外面擺汽車。爲什麼鬼世界要跟着人世界講時髦呢？很明顯地，這是人們的頭腦作怪，人們總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樣式來創造鬼神的生活。

「報夢」的解釋

在兩週前，有一位朋友，是在某金融機關服務的，他告訴我一件有趣味的事實。他說在他的同事之中，有某甲在一年前去世了，遺體葬在南郊某地，另有某乙，平日和某甲雖然同事，並不十分接近，只見面時打打招呼而已，不久以前忽然做了一個夢，夢見某甲來了，淒然向他說道：「我那房子的牆倒了，我要搬家了，可是我手邊沒有一文錢，怎麼辦？」某乙醒來，覺得奇怪，告訴同事們，大

家也說奇怪，於是某乙道：「莫不是他墳墓上有什麼蹊蹺？」隨即邀了一位到過某甲墳上的同事，同到那兒去瞧瞧看，結果，果然發現某甲的墳圍土被人家掘去了一邊，那附近有旁的新墳產生了，大家都說：「這不是某甲君明明的報夢嗎？」於是湊了一些錢，替某甲把墳墓修好，以盡友誼。

這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動人，我的朋友講述之後，就提出了一連串問題，世上究竟有沒有鬼呢？若說沒有鬼，為什麼能報夢呢？如果不是死者的鬼魂來報夢，一個不甚親近的同事為什麼忽然夢到他？為什麼會在夢中知道他墳墓的最近情形呢？

真的，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當時對於報告這件事的朋友，表示一點簡單的意見，就是，做夢只是某乙君的心理作用，與某甲君墳墓的變動本來沒有聯繫，結果却是巧合了。現在要研究的問題，只是某乙君為什麼會做這個夢？他過去的經驗有沒有造成這們夢的可能？

於是我問到他是不是近來自己搬了家？是不是看到過房子倒斃的事？是不是

聽見人家說起那位某甲君？我的朋友對於這些問題的答覆，都是「沒有」。但我却忘記問到那位某乙君近來是不是聽到或看到墳山挖土之類的事。

在間接的聽來的報告中，自然難以明白事情的真相，而仔細的調查，也是沒法子進行的。但這也不妨礙我作合理的推測。我們仍然可以解釋這種似乎離奇的事。

無論怎麼樣，一個在桂林居住過一年半載的人，總不會不知道郊外墳山裏面的現象。我記得在那空襲來得多的季節，常常要走過那隱巖岩前面的墳山，不是看到墳墳排擠着舊墳，就是看到泥坑中暴露着白骨。有時候一兩隻狗爭搶着那骨頭的情形也有。我記得還有好幾回某君拾過一塊頭蓋骨的骷髏。因此，人們對於一個死去的朋友或同事的墳墓，有時無意識的掛念一下，似乎並沒有什麼希奇。這種心理學家告訴我們，人的做夢，只是一種躲藏在心的深處的念頭，趁着睡眠的時候，誠心意的管制鬆懈，有自由發展的機會，於是跑出來活動。把各種不相連的經驗，胡亂的組合起來，好像演戲一樣，表演成功一個故事。假使那位某乙君

平常看到擠山蒸餾的情形，偶然也聯想過他的同事的墳墓。那麼，縱然他隨想隨忘，好久不在心上了，但這個念頭還是躲藏在心底深處，到後來還是可以出來導演一幕夢中戲劇的。

即使某乙君完全沒有聯想過同事某甲君，但是也許他聯想過旁人所認識的死者，這樣，在那個深藏的念頭要導演戲劇的時候，仍然有可能撞出某甲君來扮演一個角色，因為夢裏的人物，常常是張冠李戴，沒有固定的關係的。主要是做夢人腦子裏有過印象的人，都可以隨時重現的。某甲君雖然生前不是某乙君的好朋友，但是因為同鄉，每天在辦公室裏可以遇見，腦子裏所留的印象，還是相當深刻的。那麼，把他作為夢中的一次主角，當然很夠格。在醒覺的時候，某乙君有種種更重要的人，更重要的事要想，當然不會想到某甲君，但到了睡覺的時候，平日所想的事大部分都忘了，重要的意象都休息了，那不重要的倒可以乘機出現。這種奇妙的現象，在某乙君醒覺時，也是想像不到的，所以他覺得奇怪。

夢中的心理作用是低級的。夢中不能推理，一切意念都成了圖畫。夢中的聯

境或處境很狹窄，如有不合理的意念出現，不見得會有合理的意念去糾正它。因為這緣故，夢總是離奇古怪的多。但是可以當作預告一件事物的夢，或者可以當作鬼魂報夢。夢在一百個甚至一千個夢中，恐怕難逢一個。儘管你平日常常夢見死去的親族或朋友，但夢的內容可以當作報告一件事物的，却很少很少。甚至於一個人的一生，差不多每晚做夢，却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夢，所以「報夢」的現象只是偶然碰巧的合着，並不是真有鬼魂來報夢。

至於有些知識分子的相信報夢，一部分是由於他們的不仔細，一部分是由於社會習慣的影響，使得他們隨聲附和，不能用科學態度處理日常生活。

談扶箕迷信

扶箕是我國最流行的降神術之一，現在許多舊式的慈善團體（善堂）都設有箕壇，經常地傳播神奇的故事，不但增加社會上一般人的迷信，而且常常有意或

無意地裨敵人與漢奸宣傳（如扶箕壇批示抗戰必敗）。

過去，我國的軍國大計，也常常取決於扶箕。在近代史中兩件著名的大事，英法聯軍及義和團之役，都曾和這個玩意兒有關。英法聯軍的時候，葉名琛在廣東作制台，分明同英國人鬧翻了，會要以炮火相見，他竟毫不在乎的，不作絲毫的軍事準備。有人問他爲什麼不佈置防務，他十分有把握似的答道：「過十五天，便見分曉！」原來他爲着中英糾紛問題扶了箕，得神明指示，過十五天後，英夷必敗。豈知事不湊巧，大約過了十一天光景，英國軍就打進了廣州城，把葉名琛俘虜過去了。義和團進京以前，清朝的中樞要人也是扶過箕，（義和團本身也是扶箕的）得了神明指示，預知洋鬼子必敗，方才決定歡迎義和團進京，來扶清滅洋的。不料後來又沒有靈驗。雖然如此，世人相信扶箕，依然不減少。

不但中國是這樣，就連科學發達的外國也有這麼一套。據一種心理學書的記載，外國人的扶箕，是用一個三角形或心形的移動板，使參與的人的手可以放在上面。另外有一塊板，上面印了大號的英文字母，數目字以及簡單的字，如「是

「或「非」。參與的人將手放在移動板上，誠心誠意地恭候一些時候，於是這個移動板便動起來。幾次的移動可以成字，便可以答覆所問的問題。或移動板指着數目字，或「是」「非」等字，也可以作為答覆。參與人的手放在這個板上答覆問題時，他並不曉得答案是什麼樣的。

我國的扶箕，大致也和這差不多。箕筆字是寫在一盤沙或冰上面的。開始扶箕以前，由扶箕人首先焚香後，念着「大羅仙，請來前……」的咒語，把神明請到，然後拿着箕筆在沙盤上面空中徐徐打着圈兒，不一會，那箕筆猛烈地顛動起來，在沙盤裏亂闖亂戳。不知畫了一些什麼，不一會，突然停止了。當箕筆亂動時，扶箕人的助手就在旁解釋它所寫的字，照列是五言或七言的詩句。例如某人的灶斷裂了，他問是吉是凶，那箕筆動了一會，解釋者就念：「斷灶不為凶，……」有時侯人們默問着，不讓解釋者聽清楚，但他所念的語句似乎也答中了那問題。當箕筆開始激動時，解釋者必說是土地神來了。再勸時，方才說是呂洞賓，或關聖帝君，或旁的神降臨。最後突然停止，就是神的辭別。

一般提倡迷信的筭壇，所有扶筭及解釋筭或批語的人，都是經過特殊訓練的專家，旁人既不能拿那管筭筆，也不能看懂沙盤上的字，事實上是那位解釋筭筆批語者隨機應變的答覆。那種久經訓練的江湖術士，自有一套預備得很好的江湖話，可以作種種解釋的，哪裏有什麼「神」的作用呢？不過那筭筆的激動，却不一定是作偽，因為那種現象，即好像由旁人捉了自己的手來運動一樣的現象，是可能有的心理變態。

筆者看見過鄉村婦女「關瓢把姑姑」，那和扶筭是差不多的。瓢把是指瓢柄，瓢把姑姑是一位女神，「關」大約是請神的意思。這也是預備一盤米，將一隻筷子縛於木瓢的柄上。由兩個婦女托着那木瓢，使筷子向下。恭候了不一會，那瓢也亂動起來，筷子在米盤上打圈兒，或者像雞嘴一樣啄着（這叫做磕頭）。這時在旁邊的人提問題，大概都是含着「是不是……」或「幾個……」字樣的，那姑姑的答覆是：向下啄一下，等於說「是」，啄兩下，等於說「非」，（這是由提問題者預先任意規定的，例如是的，你就磕兩下頭），有時候說不是，就在米

盤裏寫一個「不」字。據說不識字的人托着，也寫得出，但像「不」字之類的簡單文字，其實文盲也於無意之中學習了，所以寫得出來。完全沒有接觸過的東西，例如法國字德國字，那些鄉村婦女決不能替馮把姑姑寫出來的。

在變態心理學裏面，有所謂「自動書寫」的現象。就是那寫字的人，寫了許多字，或斷斷續續的文章出來。而本人當時並不知道寫的是什麼，要等到過後讀了才知道。這種人的心理作用是失了常態的，他的神經肌肉的功用，表面上似乎有意識的，而實在是離開了意識。由他那種特殊的精神作用而做出來的事，自己不能明白覺察的。這可說是腦神經的分離狀態，又叫做下意識作用。或潛意識作用。扶箕及關馮把姑姑，都和自動書寫相類似，是人的奇妙的心理現象，並不是神的主使。

人的下意識作用，還有更奇妙的表現，就是在多人聚會的時候，可以不用交談而互相感應。因此在扶箕時，有時有比上面更奇妙的現象發生。例如黃炎培先生曾說他借了一箕在家裏扶過，他試請他過世三十年的父親臨壇，當時扶箕的人、

是他的兩個朋友，都不知道他父親的名字，在場的人只他自己和他的夫人知道。到箕大動時，問來者名字，箕寫着「燁」（先寫澤，澤後又改燁）「林」，經他證明不錯，全場大大稱奇。黃先生說，大概在場的祇須有一人或數人，把精神集中起來，就可能傳遞到扶者的腦海裏，發生相當的反應。

在許地山先生著的「扶箕迷信的研究」（商務出版）裏面，也有相似的解釋。他說：「一二人扶着箕，十幾二十幾人的觀念力或思想力，集中着扶箕者的身上，使他們不自覺地在沙盤上寫字。說起來，雖不開在場人的觀念意志，與知識程度。如扶箕者必得會寫字，不會寫，也得曾見過人寫，才成。否則雖受靈感，也寫不出來。」那麼，「靈感」又是什麼呢？他說，「靈感的理論，是說意識激起觀念時，吾人的腦細胞隨起物質的崩壞，因而起以太波作用，而傳播於周圍，這時以太波可以離開語言文字動作等，直接透入他人的頭蓋骨，將發動者的觀念，傳達到他的腦中樞神經裏。這靈感是不須等待神經末梢的傳達的感覺，所以發動者的知識高，感受者也隨着高，反之，也隨着低下。」

他所說的觀念力，多半是從下意識發出來的，所以靈感作用，本人並不會感覺到。

人的頭腦雖然有這些奇異現象，但決沒有預決吉凶的能力，因為憑着人的知識程度去推測未來，本來是不能恰中的，何況是下意識呢？因此扶筮只能當做一種遊戲，不能迷信它。

九牛推車及其他

記得在幼年時代，看見過鄉下的一種遊戲，叫做「九牛推車」，那是把一張方桌顛倒起來，桌面朝着地，桌腳朝天，但桌面之下却用一隻盤支持着，然後由幾個人各把一隻手搭在一隻桌子腳上，却不去推動，只是靜靜地立着，等待一種奇異的現象發生，過了一刻兒，不知怎樣來的一種意外的力量，使桌子動起來，於是這幾個人也跟着動，開始只慢慢兒兜圈子，後來不知不覺地快起來，越走越

快，跑得大家喘吁吁地，滿頭是汗。因為那幾個人都沒有用力推動，而桌子自動起來，所以人們說是有神力在推動它。

這種桌動降神法在西洋也是有的。那是由施術者口中說桌子如何動，桌子即照着動的。做的時候，桌子並不倒轉來，除施術者外再加二人或三人，將手放在桌面上，輕輕地靠着桌面。施術者用一種平和的語調，告訴他們須把手放在桌子上，無論如何不可推動桌子，如果桌子動時，不要做旁的事體，只是跟着桌子動。隨便它望着什麼方向去，都跟着去。又告訴他們當桌子未動以前，須要極端的忍耐，靜靜的等候。於是再用平和的聲音叫大家注視着桌子，如果覺得疲倦，想要閉着眼睛時，也可以閉眼睛，但是注意必須集中在桌子上，不可想旁的事情。當全體都寂靜的希望時，施術者不說什麼話了。大約經過短時間的靜待之後，就有兩三隻手向着同一方向顫動，於是大家便見着桌子向某個方向動。所有的注意都集中在那方向，因此全體無意識的便動向同一個方向，結果桌子就動起來了。這時，施術者就確定地發出命令，時而叫桌子向這邊，時而叫它向那邊，有時

還叫它成爲曲線的走動。桌子果然照着他的命令動。

實際上，這種施術的命令，是給與那些人一種暗示，使他們放在桌子上的手發生一種無意識的動作，去控制着桌子的動。但在命令發出以後，施術者即將自己的手掣開，表明他是很忠實的，並沒有玩什麼乖巧，桌子的動作與他沒有關係。而在事後，那些參與的人，每人都說覺得自己的手被推動，又都說自己的手確實沒有推。

這種情形有些兒和催眠術相類似，像注意集中在一點，施術者用命令語氣下暗示等，都和催眠術一樣，但是這種參與的人不是真正被催眠，只不過進入了高度的暗示狀態，即希望桌子之動。這種希望的態度，就是造成他們無意識的推動桌子的力量。但因爲同時還有一種不更推動的態度，就使得他們雖然推動了也不自覺。當做完了桌動術之後，每個參與的人還持有除去這種態度，所以都相信自已沒有推動。大約他們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有着桌子移動的趨勢，在這種趨勢下，如果幾個人的力合作起來，就能夠移動一個大桌子，但桌動術所用的桌子是

很小的，當然更容易動。

心理學家指示出來，假如你不相信桌子是人手推動的，可以注意參與者指甲下的血液分布。當那些人沒有把手按在桌子上以前，那種血液分佈，是和手指向着某方向移動時的血液分布，大不相同的。這種不同處，還可以作一個比較，即看看把手指輕輕放在桌上時，和用力推動物體時，有什麼分別，再比較這種分別和桌動術中的情形，是不是一樣。

有時候這種桌動術還可以帶點扶筭的意味。正和前說的關瓢把姑姑差不多，可以回答問題，不過所答的問題限於可用「是」「不是」來回答，或用數目字來回答（如問某人年紀幾歲）的。回答的方式是看桌子擊動的次數，如說「是」就擊動一次，不是就擊動兩次，這預先要約定。因為人們相信是神力使桌子回答問題，所以對於正確的回答特別留心，對於錯誤的回答就不大注意，大家說起來，總是某次如何靈驗，而不講那並不靈驗的例子，這種情形。在一個不信神的或心理學家看起來，是很奇怪的，但一般信神的人，心理作用多是這樣偏斜的。

這種桌子的聲動，其實都是人使牠動的，不過參與的人自己不覺得，因為他們的動作只是一種無意識的動作。這種無意識的動作是和參與人的知識有關的，假如所問的問題，其答案是參與人所知道的，那桌子的聲動便會動得對。

並且還有人做過這樣的實驗，就是要那個知道答某一問題的參與人，故意特別想到錯誤答案的數目（例如應擊動兩次，故意想牠擊動一次），同時他的同伴也照這樣去想，結果那桌子聲動的次數便是他們所想到的，而不是那正確的答案。這很明顯地，證明了不是神，而是人的作用。只因爲人的心理作用，有些自己意料不到的地方，所以自己的行爲自己不知道，反而以爲另外有一種不可知的神在捉弄着。

據心理學家的實驗，人當注意一個物體時，身體就有微小的動作，這種動作本人並不能感覺，但可以用一種叫做「自動計」的儀器來實測。凡屬扶箕一類的事情，如桌動術、九牛推車、關瓢把姑姑等，都是由人們不自覺的動作造成的，而不自覺的微小動作，還可以造成其他的神妙事情，如外國人的「開安全鎖」及

公共集會時表演的「知心術」那種玩意兒。

「安全鎖」是有一定的配合的，須知道那配合的人，方才開得開。但有一種開安全鎖的人，隨便怎樣配合的安全鎖，他都能開，只不過要拿了一個知道那種配合的人的手。

「知心術」是這樣的：在集會時使一個賓客離開會場，不聽見及看見會場內的事情，這時會場內就商量決定於他回來時，叫他做一個什麼動作，等一會兒回到會場，即用手遮蔽了眼睛，要三四個人站在他的後面，用手指輕放在他的肩或背上，並且心裏要想他所應做的動作，於是那個客，不知道怎樣曉得的，果然慢慢地把那個動作做出來了。

這兩種玩意兒，雖然不是降神術，也相當神祕。其實做這種玩意兒的人，他心裏只注意所接觸的人的手的微小動作，而照着那動作方向的暗示，慢慢地猜想，嘗試，便做出所應做的動作來了。

從「問死鬼」說起

自從筆者寫了幾篇談鬼神的文字在本刊發表以後，各地讀者都逐漸的對這一問題發生興趣，尤其是廣東的興濤先生，他給「談扶箕迷信」所作的補充，提供了一件極有價值的材料。據他說，在他的近親中有一女子，丈夫去南洋多年，沒有音訊，在村人「關姑姑」的時候，神明說他死了，後來又請術士來「問死鬼」，那自稱為該女子丈夫死鬼所依附的術士，居然能夠很正確的說出女子的家庭瑣事。可是講到死去這一件事，却反而不靈驗，事實上後來那個出門人還是回來了。這件事情，又證明了「談扶箕迷信」中所說「是心靈感應而不是神明主使」的道理，是很對的。

還有藍轉青先生寫給本刊的信，說他那地方有所謂「童身」的人，做一種什麼黃娘子下陰間的玩意兒，代表許多已死的人來講話，有時候講得和死人不符，

有時候雖是遠道的人來問，仍然可說好多符合的話。這種情形和上述的「請死鬼」是相同的，當然也能用同樣的道理來解釋。

「請死鬼」及「黃娘子下陰間」的玩意兒，在我們鄉下叫做「走陰」。「走陰」是一種變態的心理現象，屬於心理學書上所說的降神術之一，即「通靈術」。降神術有種種，扶箕也包括在內，但走陰與扶箕不同，是屬於顯神狀態的一種。顯神狀態可以說是自己催眠，其中又常常包含有魔術成分。魔術就是變把戲，是用最簡單的技術令人產生錯覺，比方魔術師將一顆彈子作向上拋的樣子，而實際却由另一隻手帶到頸後，從那裏再顯示給觀眾看，口說從身體上拿出來的，只要「做的手快」，這便可以使觀眾發生錯覺，相信那彈子曾被拋去，無端又取回來。魔術的通靈者也差不多，他能在暗淡的燈光之下把陰間的鬼物「召來」，那時候便是左右有陪坐的人握着他的手指，索着他的腳趾，但他也能使桌子發生搖動，房內發生響聲、牛舌聲等。人們聽了以為真的鬼來了，其實都是通靈者利用微弱的光線，使人發生錯覺。當他的一隻手離開陪坐者的把握而去做法時，假

作無意滑開，而此陪坐者重握他的手，或者將腳從鞋子中伸出來玩把戲，而讓陪坐者踏着他的鞋子，陪坐者終於被他騙過。這樣的情形，可以說是魔術。至於自己催眠的現象呢，就是下意識活動佔了優勢，說出一些希奇古怪的話，並且能接受旁人的心靈感應，有時能說出旁人所獨知的私事。據一般人觀察，凡是能夠「通靈」的人，平常精神多是不大健全的。大概因為他的精神薄弱，意識容易轉入昏迷狀態，下意識活動才會容易佔了優勢吧。在某一心理學書上，曾談到一個著名的女通靈者，說她的健康也是病的時候居多，在她平日健康較好的時期，通靈工作就被差，她的很好的顯神狀態是在通常月經停止的時期，這時期容易有心理的擾亂發生，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她不容易被別人催眠，這一點在心理學家看，並不奇怪，許多患神經衰弱症的人也不容易被催眠。她常有暈過去的毛病，喪失意識。據通靈者說，這正是具有通靈者特性的表現。由這種研究看來，通靈者的這些現象正是一種變態的心理現象。但一般人以為，由於這種顯神狀態，就可以和另一個世界（幽冥界）相交通。

在我們鄉下，還有一種「發神」或「發馬脚」的顯神狀態，這不是一項職業，但發馬脚的人多半是精神軟弱或不大健全的，並且發了一次之後常二次三次，成了習慣。發了的時候，失去平常的意識，口說亂話，自說為某某神明，於是人們拿種種難題去試驗他，比方滾紅的磚赤足踏過。如果他能夠坦然踏上，不叫痛，也沒有灼傷，人們就說他是真的「馬脚」，便家家叫他發神明附着，而向他請求解答種種問題，決吉凶，治疾病。有時「馬脚」發起做一件什麼事，人們無不熱心奉行的。「馬脚」醒了之後，對於發神時的言語行動，完全不能記憶。這種發神現象，當然也是禪館的心理現象，並不是真有神明附着。

在藍轉青先生信中，還說到某甲看見他死去的愛人遺像浮現空中，並且用照相機攝出了她的像。看見愛人遺像浮現空中，這是情理之常，因為那人思念過度，便產生一種幻覺，無中生有，其實並沒有什麼影像的。至於靈魂照相之說，過去雖然曾哄動一時，究其實並不足信，就在那些靈學書刊上登出的照相來看，都是模糊不清楚的。即使對空中照相能照出一些形相來，那也另有物理的原因，和

鬼魂無關。在外國通靈者的顯神狀態中，也有無故在空中現出人頭，人手甚至全身的形狀的。有人解釋這種現象說，這是由通靈者身上發出一種微妙的東西而產生，起初，這種東西是流質的，不能用肉眼看見，後來才變成固體。於是可以看見了。據說這種物質可以用攝影方法照出來，很像一團厚集的雲，有時則像一隻人手。但若用嚴密的方法控制起來，使通靈者不能做假，這種神奇現象也不能發生。這麼一來，那種可以照相的物質，究竟還是通靈者一種魔藝的表現。所以那些靈學書刊上所謂照鬼相，到底是騙人的玩意兒。

藍先生信中還說五華與寧一帶有所謂「胎神」的禁忌，那似乎不必解釋，只要有胆量破除它，一定可以打破的，因為旁的地方多沒有這種禁忌，那些地方的人也不會犯了胎神呢。

又，陸川伍承翊先生來信，說當地有一兇神惡煞的空屋，因為從前有兩層住異的人，都是在五年之內死去了很多人，現在沒有人敢住了，要我們作一個解答。這種事情，要是當場有高明的醫生去檢驗，便可明白。因為人死是由於病故

死得太多由於急性傳染病，並不是有什麼煞。所以我只簡單地稱說幾句於此。

附錄一 (通信三則)

(一) 大家相信的就是真實的嗎？

新道理諸先生：

我讀了新道理上柏塞先生的「五行談」，和「昔時七字寶文」選評，雖然覺得很有道理，非常佩服，但柏塞先生說一切鬼神，都是迷信，一點道理也沒有的，爲甚麼歷來大家都相信呢？就是現在科學發達了，不是還有人相信嗎？大多數人相信的，爲甚麼不對呢？望先生不要見笑，給我一個解答。

讀者胡阿昆

胡阿昆先生：

世間上的事，要有真憑實據才是真實的，但多數人相信的卻未必有真憑實據。這可以拿謠言做比方。抗戰期間，散佈謠言的敵探漢奸從四面八方佈下了和平的謠言，傳播起來，於是四面八方都說有中日祕議和的事實。如果不精細的人不免要相信爲真，但在有科學頭腦的人看來就不然了，他覺得說的人雖多，總之沒有真憑實據，並且從我國抗戰國策以及當前國內外政治狀況來推斷，也不會有中途妥協的事，這些人是一定聽了敵探漢奸的謠言。果然後來政府發着人關謠，反面的真憑實據出來了，多數人說的事馬上就煙消雲散了。由此看來，多數人說「有」的事，未必真有。神鬼從來是渺茫得很的事物，只聽見人家說，沒有法子證明其「有」的。其實神鬼完全是人們腦子裏捏造的，或者是有病發狂時的妄念幻想，或者是對於不明白底細的事物錯誤解釋，特別是人們遇着天地間的大災害，如大水、大旱、大疫，沒法子抵抗時，更容易相信有神鬼。一般神鬼的模樣多半像人，這就是人憑着自己形像去造神鬼的證據。再看我國中元節燒的紙錢，當人們自己用制錢或元寶的時候，鬼用的錢也就是制錢。

和金銀錠。人們自己用洋錢，鬼也用洋錢，人們用鈔票，鬼也用鈔票。人死後燒的紙屋，近年來也多用西式建築的形式，並用西式木器電燈等新東西裝置起來了。這也都是鬼由人造的憑據。至於科學發達時也有人信神鬼。這就因為一般人民的科學知識很不夠，生活比較優裕的人才會有機會接受科學知識，但又因為神鬼可以幫助有錢有勢的人，統治無知識的小百姓，這些小百姓，有時候為飢寒所迫，要侵犯富貴人家的財產等等，法律不一定管得周到，道德也許他們還理解得不完全，只有鬼神，能用無形的威力來恐嚇鎮壓，使人不敢搗亂，這方法又簡單，又周到，所以富貴人儘管不信神鬼，也要提倡的——當然他們也有真正信鬼神的，他們想不出他們發財的原因，（他們有些不懂經濟的意義的），就以爲得了神鬼的幫助。不能多說了，如有問題，下次再談吧！

(二一) 請牛神和催眠術

柏塞先生：

我不大讀新書，故對於近代的一切新道理，及新科學，都不大明白。自讀了新道理之後，茅塞頓開，真的感謝得很。但是還有些疑問，是最難了解的，現在請先生告訴我。在新年號的這本新道理後尾「信箱」欄內，有先生答覆胡阿昆先生的信，裏面是關於鬼神問題的解釋。先生不是說，鬼神是完全由人們腦筋裏捏造出來的嗎？但民間的請牛神，（請牛神是令兩個小孩子爬在地上，閉眼，前面燃香燭，術士唸咒語，小孩便和牛一樣的狂鬥起來）和外國的一種「催眠」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請先生告訴我，完了。祝編安！

讀者莫華強元月六日

華強先生：

來信所問「請牛神」和「催眠術」兩事，情形是差不多的。拿科學的道理來解釋，兩件事都是變態心理的現象，這原因就在人類的本身，並沒有鬼神在作怪。

人的精神現象很奇怪的，比方作夢，這是人人都經驗過的。在未開化的社會，人們不懂作夢的道理，就以爲靈魂趁着肉體休息的時候，出去活動，其實那裏有什麼獨立存在的靈魂呢？如果說人的精神作用就是靈魂，那末靈魂出去活動，單單剩了一塊肉體，豈不是死了。爲甚麼還能呼吸呢？爲甚麼還有熱氣呢？爲甚麼還有心跳脈搏呢？所以作夢並不是靈魂出外，根本也沒有什麼靈魂。作夢原是人的腦筋縮活動，當腦神經大部份休息時，還有一部份沒有休息，廣以作起夢來。夢裏的事都是已經過的事，不過因爲大部份腦神經正在休息，不能把這些事的意念連貫起來，所以東拉西扯，不成片段。又因爲是閉着眼睛的腦神經活動，完全脫離外界的影響，所以與事實隔得很遠。你所說的「請牛神」和「催眠術」跟作夢也差不多。

三國演義上不是說過曹操常常講夢話怕別人聽見了嗎？夢中說話常常把清醒時心中想了而口裏不願講的祕密事情洩露出來。這種例子多得很多。湖南有一句諺語說「養劉陽夢顛」，這句話包含一個故事。就是說，從前劉陽有個人，夢裏見他自己殺了叔父，畏懼逃走，果然就從床上躍起，披衣開門，一直跑到長沙，隱姓埋名，經過許多困苦之後，就在長沙做小販過活。數年之後，他家裏人尋着他，問訊之下，他又恐懼，又詫異，經過詳細解釋，他知是一個夢，方才放了心。從這故事，我們可以明白人類的行為，有時候很奇怪，這完全是變態心理現象，只是自己的腦筋作怪，並不是人身以外的什麼鬼神作怪。

「請牛神」之類要用咒語請神，但施催眠術，完全不要請神，也可以得到同樣的效果（即使人發生變態的行為），可見造成這種變態的行為的原因不是鬼神。

關於這類的事情，有一門科學專門研究他，叫做變態心理學，商務印書館有這樣書賣的。

催眠術不用服藥，不用咒語，但用一些說話及催眠球等器具，使被催眠者精神恍惚，受施術者說話的暗示，便跟着行動起來。用催眠術審案，所招口供，多有平時忍耐着不講的事，至少可根據他和旁的證據配合，來作爲裁判的基礎。

柏寒

(三) 人死了之後怎樣？

柏寒先生：

我讀十七期新道理，看見「信箱」欄「大家相信的就是對嗎？」一文，談到迷信和鬼神的話，我也有兩句話來和諸位談談。本來迷信我是堅決不相信的。但有三個問題，我還是有着疑問：(一)有人說：「人死會轉生」。(二)又有人說：「人死了一到陰間，便好像在陽間做夢一樣。」照現時一般科學者的

言論，人生只有一世，豈有再世之理。可是照靈魂學說，也說是有鬼，但是個人死了會再投胎降生嗎？（以下盧先生說出他親眼看過的二個轉生的人說出的前世的情形，可惜「新道理」因篇幅關係省去了。）

盧士廉上

盧士廉先生：

你告訴我們兩件「人死了會轉世」的故事，非常有趣味，你要我們給你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很高興談談，不過不一定使你能夠滿意。

首先我們要說的是「人死了，斷沒有轉世的」，就是看過你所講的證據，我們也還是認為不會轉世的。當然，你說的並不是謊話，我們並不是不相信你；但是，研究科學的人所講的真憑實據，是要經過十分精細的檢查的，不要說朋友們的話了，就是自己親身經歷的事，也是必須經過反覆檢查的，事實上我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常常報告不真實的消息哩！而我們腦子的判斷也常常是誤得可笑！「杯弓蛇影」的故事（把酒杯中所映的牆上弓影當作一條小蛇）你是知道

的吧？所謂「錯覺」「幻想」這些心理學的名詞，是說的什麼呢？「錯覺」還不過是把長的認作短的，正的認作斜的之類而已，「幻想」則簡直無中生有了。這些錯誤，在我們的精神生活中，不是什麼奇事。

你所說的兩件事，我們覺得有幾個可疑的地方：（一）轉世的人，前世和後世的家庭相隔不很遠，彼此間的狀況都容易互相知道，或為彼此的親友所知道。這樣就很可能有些好事者，利用所知的事實來訓練「轉世的人」。（二）兩件事情都發生在一處地方，很像是有人在做製似的。（三）剛說話的小孩辨不出真假，便於訓練。有些聰明伶俐長於說話的小孩，編造一個故事叫他照着講，也是不難的。小時候以為真確的事，如果沒有人去更正他，以後永遠以為真確，無論長到怎樣大。（四）莫下強的烟管，許是被好事者拾得。

根據以上幾點，我們相信所謂轉世的故事，都是人工製造的。不過，你也許會反駁說：「小孩子最不能瞞話的。如果有人告訴他，他不會講那個人告訴他的人嗎？」這一點我們覺得只要訓練者能夠巧妙的運用「暗示」的方法，那小

孩就不會感覺是人家告訴他的了。比方對那小孩說：「你前生的煙管在某處地方，你不是記得很清楚嗎？你那天還說放在某地方呀！」久而久之，那小孩也弄得莫名其妙，會相信自己原來知道的。

●小孩子的事，實在是靠不住的，筆者自己就有這樣的經驗。我大約在三四歲的時候，一天祖父出門去爲人家和解決什麼糾紛。我對他說：「何必去啊？在家裏烤火還好些！」因爲前一天我聽到祖父和家裏人談話，說某人要請他去調解某事，可是預料必然調解不好，我受了暗示便故意說了那句話。後來祖父回家，事情果然沒有弄好，他嘆口氣道：「小孩子打口風，真靈驗呵！」他以爲我是毫無意識的說了那些話，而那些話便具有預兆的意義。還有一次，大概是七八歲的時候，父親教我作詩，當時正午午餐，他就拿吃飯做題材，吟了四句五言詩，相當淺明如話的，以後祖父向人家說是我做的，父親也附和他，我以後遇有機會來說明真相，人家還以爲是我客氣。比較剛說話時年紀要大的孩子，他的歷史還可以被人偽造了，何況剛能說話的？因此，我們不能憑你所說的事

實證明「人能轉世」。人死決無轉世的道理，如果這樣，那世界上人類的統計或全動物界的統計是永遠不變的了。

柏 寒

附錄二（特寫三篇）

（一）鬼的秘密

一平

王振剛剛跑進教室，便大聲的喊起來！「奇怪！奇怪！老師時常對我們說沒有鬼。昨晚夜我們街上有個人被『鬼扛』（註）他把這件事講得活靈活現的。」鈴聲響了，張老師進來了。王振站起來說：「張老師！昨晚夜我們街上有個人被鬼扛」。『怎樣扛法？你講講看。』張老師回答。

「被扛的是個五十多歲的寡婦，她的兒子剛死一個多月，有一個年青的兒媳婦和一個半歲的小孩子。是她死去的兒子回來扛她的。」

「昨晚夜八點鐘的時候，有幾個人在她家裏談天，她忽然發風似的，大拍桌

子，把板凳一擡，站起來指着她的兒媳婦說：「現在我死了，你要好好的侍奉我的老母，帶大我的兒子，不要三心兩意的。你要是願意去嫁人，你到那裏，我就跟你那裏去埋死你。」

「她講了一頓又哭，哭了一頓又講，總是這些話，尾後燒了很多錢紙，灑了很多水飯，她才醒來。」

「坐下，」張老爺眯眯的說：「現在我講給你們聽，有沒有鬼由你們自己去想。」

「一個死了丈夫的青年女子，要她一世守節在家裏，該是多殘酷的事，所以她一定想另嫁人。年老的人，爲了使年青的女子，永遠伴那已經死去的丈夫，守節到底，在家裏服侍自己，帶領孩子，他就想出這方法來恐嚇她的媳婦，使她的媳婦害怕，不敢去嫁人。」講到這裏他停了一停，把右手的袖子捲起來，接着說：「我這樣講，恐怕你們還不大明瞭。現在我問你們，你們街上有沒有人死了媳婦？有誰看見，那媳婦回來扛過她的父母，不准她丈夫再討老婆的麼？」

「鬼這東西：本來是沒有的，人們相信有鬼，原因很多，就這一件事來說，明明是在借着鬼來欺騙人的一個把戲。以後你們要是遇到這一類事情發生，要仔細去想，不要隨便相信才好！」

（註）鬼魂附在人的身上，借人的嘴巴講出他要說的話。廣西叫做「鬼扛」。

（二）收嚇和殺夜豬

煥 榮

——湘東的迷信習俗

我國民間，因為缺乏醫藥衛生的科學知識，流行着巫師治病的風俗。我們鄉下雖然是風氣比較開通的地方，這種風俗還是有，最普通的是「收嚇」，其次是「殺夜豬」。我現在把它們來講講。

（一）收嚇

在我們鄉下，要是有人患了發熱、頭痛、頭昏之類的病，就以爲「嚇」了，就是失了魂的意思，尤其是未成年的人，他們認爲最容易「嚇」的，醫這病的方

法是請巫師來「收嚇」，他拿一碗米，用令牌（就是一個長方形的木頭，上面雕些花紋。）把米弄平坦，再用手在碗中央來亂畫，口裏唸唸有詞，可聽不清唸甚麼。劃了不久時間，用塊布子把米包起來，在病人頭上轉來轉去，嘴還是不停地在念，喊一聲「好了」，就算了事。給他的酬勞費，是一升（三四斤）米，幾角錢，還吃一碗桂元荔枝蛋。照現在法幣的數字來算可就上萬數了。

（二）殺夜豬

「殺夜豬」也是我們鄉下人醫病的一種方法，用這方法須到病人病勢兇，性命有危險的時候。「殺夜豬」又叫做「敬大神」，敬這個神可不容易，除平常敬神用的香燭爆仗之外，還得預備一隻肥豬，一隻稻草做的船（四尺長），船裏面放些錢紙，和尚衣，紙洋錢一類的東西。用的人除巫師外，還要殺豬的，打鑼鼓的，共計八九人，這巫師比「收嚇」的巫師不同，他玩把戲的東西要多些，所得的酬勞錢須二元以上，米要加倍，還要吃兩頓飯，錢數更加可觀了。

我小時最容易生病，記得經歷過一次這樣的「敬大神」，對於當時的情形還

有些降像。

在開始的時候，把香燭點好，放掛長的碟仗，鑼鼓接着也響起來，巫師在這碟仗裏和鑼鼓的聲中，拿起一個「蒂鐺子」（是和鈇鈴子相像的東西）叮當叮當的敲着，嘴裏連連的唸着什麼「楊泗廟楊四將軍，石門砍砍斬將軍，龍王廟龍王老爺」一類的話，這就是「請神」，神請好了，他把病人病況說給鬼神聽，然後開始殺豬。在未殺前由四個人抬一隻豬到病人房中打圈子，鑼鼓也跟着來，在豬要抬出病房時，連忙把病人身上最裏面的一件衣換下來，罩在豬的頸上，意思是把病源給豬帶去。到要殺時，將衣丟在最高的屋樑上，三天後方取下來。殺豬時，巫師眼睛直射外面，他儼然在看有鬼來吃血沒有。忽然之間，巫師的面色大變，滿面紅着似血樣的，眼睛睜着，眼珠像要爆出來一樣，連毛髮好像都直立起來。他做這樣子，據說是看了我那死去了的媽媽來吃血，媽媽正牽着魂哩。因為要她放下手，所以作怒目的姿態，同時舞着劍，一面又不停的在罵。最後巫師在桌上用力一打，便表示我媽媽屈服了，放下我的手走了。當時情景很緊張，那些

鼓聲，豬叫聲，巫師舞劍聲和大叫聲，混和在一起，多麼複雜而威風凜凜，胆小的人恐怕不敢在這地方停留了。

這花樣做過，就拿着草船到病人房中來，船的四角點着香燭，巫師在船邊的每一方來作法，拿着「蒂鐘子」，雙目閉着，一面唱，一面敲，唱二三句又慢慢地行個九十度的鞠躬。到唱完這四方後，又拿起劍在屋子中央和每個角落來舞。他的動作又像跳舞，又像唱戲，有時把一隻手撐着腰，兩隻腳時用腳跟時用脚尖來前後擺動，很像北方人扭秧歌的樣子。最後在病人牀上舞劍，噴一口水，把帳門放下來。做助手的人兩個抬船，一個拿掃帚，跟在後面掃。掃出了房門，房內的人馬上把門緊閉，三天之內不能開門，不許外來人進去看病人，恐怕帶鬼進去。

再講到巫師這些法子爲什麼一般人這樣相信，他講的什麼鬼，就覺得是真的。這是由於巫師是附近的人，對於地方上每家人家的事都很熟習，要是那家要他去敬神，他預先可以把鬼的相貌想好。說得與那家死去的人或患類似病而死的一

模一樣，這樣人家那得不信？譬如他講我那次病的原因，是媽媽拉着我不捨不得我，要帶我一同到陰間去。這段話就很可能使我家人相信。因為我生病是在母親剛剛死去不久的時候，並且在母親死去時，家裏人忙，沒有充分的工夫照顧我，我一個人坐在牀邊走，曾經跌一交哭過，也像是遇見了鬼。這件事後來家裏人告訴了巫師，他們一致說是我媽媽乘此機會奪了我的魂去了，說得多像呵！其實病因不是這一套，而是因為我那時很小，從未離開母親的，突然之間別離了，心裏難過，精神上受這大的打擊，當然有病的可能。還有一點，我身體本來壞，所謂「先天不足」，因母親懷我的時候，她身體就瘦弱，同時有肺病，（我們鄉下稱癆病），這當然不免要影響到我的身體的稟賦。

（三）放陰記

林 孩

爲了張二嫂的毛病總是漸沉，她的婆婆張大娘把山那邊的徐仙姑請來「放陰

了，她想放人到陰間去看一看她的媳婦到底撞了啥子鬼。

這消息驚動了整個的院子，才宵過夜，作爲「放陰」的一間廂房，就被婆婆、大嫂、姑娘、娃兒擠得滿滿的了。徐仙姑包着一塊紅帕子站在人堆堆里，她大約有二十六七歲的樣子，人偕長得很仔雅。她用一種低沉的聲音說：「放陰」不是隨便那個都放得去，一定要娃兒，而且要陽火「矮」（精神不好）的才行。說到這裏，她把眼睛望着我們這一堆娃兒：「你們那個願意去？」

我的一個表妹立時搶着說：「我去！」

「我去！」我也跟着說。

母親拉着我的袖子，婉轉的勸我：「么兒，借是讓二妹去吧，她每回都是放去了的，你等會再去，近來祖母的病痛也多，放你去看看也好。」

人決定好，於是仙姑就施法了：她叫我的表妹橫睡在床上，兩隻腳吊在床下。她點燃臘燭敬了菩薩後，便口中唸唸有詞，把一把米撒在表妹的胸上，跟着又在她額上吐了幾口「法水」。說也奇怪，沒有好久，表妹的兩隻腳竟像走路一

樣的動起來了。於是其他的人便開始問她的話：

「你走到那裏了？」

「我走到柑子籍了（地名）隔城借有二十里。」表妹聲音模糊的回答。

「你走到那裏了？」

「我走到……」

突然表妹的脚停下來了。

「你郎不走？」

「前面有土地菩薩擋着路……」

「快燒錢紙！」徐仙姑趕緊吩咐大家燒錢紙，並且加上一句，說：「要多燒

些！」

錢紙燒過了，表妹的脚又動起來：

「你走攏了城隍廟沒有？」

「走攏了。」

於是這時表妹的腳馬上不動了。

『你到花園裏去看看，看張二嫂的花樹下有啥子東西沒有？』張大娘蕉眉辣眼的問。

張二嫂的花樹上有很多蜘蛛網，上頭借吊着一個藥罐罐，樹脚下有兩個鬼張牙舞爪地在守起他。……」

於是張大娘很慌慌的說：『你把藥罐罐和蜘蛛網幫我取下來，我跟他們燒錢。……』

轟轟轟轟！一大堆錢紙燒過後了。

『藥罐罐取下來了沒有？』

『取下來了，那兩個鬼也走開了。』

『你再到閻土那裏翻翻生死簿，看我們張二嫂活得倒多少歲數？』

『……她只活得倒二十八歲。』

『哎呀，那個得了！』張大娘不由自主地驚叫起來；『我們跟他燒錢紙，請

老爺做個好事，添四十歲。……」

「添了沒有？」

「閻王添了，添成了六十八歲！」

要問的話都問完了。於是徐仙姑口中又唸唸有詞，在表妹臉上噴了幾口水。表妹馬上醒轉來了，睜開眼睛，好像做了一場夢似的，傻癡癡的望着大家。

這時好戲似乎已經收場了，徐仙姑拿起張大娘送給她的三升米正想走，却被我的母親止住了她：「不要忙，徐仙姑，再跟我伯娘（指我的祖母）放一下吧，把我們老三放去。」

於是很高興的躺到床上。徐仙姑如法泡製的在我身上撒了米，當她把「法水」噴到我臉上的時候，我被嚇得驚了一下，而且覺得米壓在胸口上很是不自在。但不知是我的陽火高嘛借是其他的緣故，我總是放不下。

「他的陽火高了，不行，借是讓李二妹（我的表妹）去吧……」我聽見徐仙姑在這樣對我媽媽說。

於是我閉上眼睛，慢慢兩隻腳動了起來，同時心裏也很想跟仙姑開玩笑。

徐仙姑說：「對了，他的腳在動了，你們問他吧。」

「你走到那裏了？」他們問我。

我穩起不開腔。

「你走到那裏了。」

我借是不開腔。

「哎呀！這郎不作聲！人都喊不答應了，徐仙姑你要想法子！不會講話哩！

」母親首先着慌起來，趕忙向徐仙姑辦交涉，並一面大聲喊我：「老三！老三！

……」

徐仙姑也搞得手忙腳亂，她接連地挽訣，唸咒，燒錢紙，可是借是把我叫不

答應。

「去把叫雞（公雞）捉來。」徐仙姑的聲音在打抖了。

一會兒叫雞捉來了，她把雞冠子撕破，用鷄血在我臉上畫來畫去，又挽訣，

又頓脚：

「三老師，三老師！」她輕輕的叫着。

我不張睜她。

這下，她可更慌了。

「去把木匠的墨斗拿來！」她那驚惶的樣子，我雖然閉着眼睛也能領味得出來。

墨斗拿來了，她把墨線在我腿上牽來牽去：「三老師，三老師……」

我怎麼能回答她呢？

「我也沒有法子了，啥子法術都用過，都不！」徐仙姑急得哭起來了。

我的母親也哭歎歎的埋怨徐仙姑：「你的法術借沒有學會就不要放嘛，看這下郎個辦！……」

玩笑開得夠大了，看見母親和徐仙姑那種焦急的樣子，我不好意思再把玩笑開下去。於是我揉了揉眼睛，打個哈欠，一下坐了起來。

「嗶呀！我的天！」房子裏的人都高興得叫起來。於是滿頭大汗的徐仙姑，心裏的一聲落下去了。她如釋重負的用帕子揩着汗水，拿起張大娘送給她的三升米，很不好意思的走了。……

按：所謂放陰，實爲催眠術之一。凡是施催眠術的，一定要被術的人完全信仰施術者有催眠他的本領，被施術者才會受暗示，否則不會生效。這篇文章作者的表妹，因爲相信放陰這回事，所以受了暗示；而作者本人是不相信的，所以不受暗示。

柏寒附識

下編 談五行

五行生萬物

「五行生萬物」是五字鑑上面的一句話，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世界上隨便什麼物體，都不過是由五種元素配合起來的。那五種元素呢？就是：金、木、水、火、土。

「五行生萬物」是中國古時的科學。科學是什麼？科學就是實在的道理。「五行」到了後來，成了算命先生風水先生等的道理，就是不實在的道理，也可說是無道理，這叫做迷信。

五行又是科學，又是迷信，我們應該分別出來，我們要科學，不要迷信。

怎見得五行是科學呢？因為說世界上的萬物是由各種元素合成的，是實在的道理，現在的科學也是一樣說的，不過現在知道的元素有九十三種，比古人所見的要多些吧了。

這九十三種元素，憑什麼找出來的？都是憑化驗的法子，把各種物體分析，查出來的。每種元素有不同的性質，許多都是化合起來的，很少單獨看見的。平常可以看見的元素，有金、銀、銅、錫、硫、銻、鋁、鉛、汞（水銀）……等。至於化合着的元素，就必須用提鍊的法子，提鍊出來，才能夠看見，比方食鹽裏邊的鈉和綠氣，三仙丹裏邊的水銀，草木灰裏邊的鉀，都是要用提鍊的法子才找得出來的。古人不知道提鍊的法子，所以不知道有這些元素。

我們現在把「金」這一「行」，分成很多的「行」（元素），從前所說的五金：金、銀、銅、鐵、錫，各有各的性質，所以各是一種元素，其實不止五金，還有鉛、錒、鎢、鈾（白金）、鋁（鋼精）、鈹（蒼鉛）、鋅（白鉛）、鏷（造鏷角幣用的），鈣（石灰裏邊的）、鈉、鉀、鎂……等幾十種金屬元素。

木呢？分開來也成了炭、輕、養、鉀等等的元素，所以「木」也不止一「行」。「水」可以分成兩「行」，一是輕氣，二是養氣（用電可以分）。「火」並不能算做一行，隨便什麼東西，和養氣化合時，發出熱和光來，就是火，火不過

是一種化合時的樣子，一行都沒有。土呢？其中也分成好多「行」，比方鋁、矽、氣、炭、鉀、鈉、鎂、鈣、磷、鐵……等（所含多少，看土質而不同，如黃土中有鐵）。

這樣一來，所以五行變成了九十三行。這幾千年來科學進步的結果。在幾千年前的古人，曉得「五行生萬物」，就很佩服了。

可是算命先生把年月日時，排成甲子，又把金木水火土安在那上面，風水先生把東西南北等方向配上八卦，又派定五行，這些說法，都是空虛的，並不是真的有什麼金木水火土，所以完全是胡說八道，是迷信。

五行相生

怎樣叫做五行相生呢？就是（一）金生水，（二）水生木，（三）木生火，（四）火生土，（五）土生金。這是我們的舊道理。這種道理原來是實在的，是

命學科學的。聽我解釋一番吧！

一、什麼叫做金生水呢？這個「生」是「變成」的意思。金牛水，就是金屬可以變成水的樣子（即液體），如鐵融成鐵水便是。

二、什麼叫做水生木呢？這個「生」是「培養」的意思。水生木就是水分可以培養樹木，比方栽種種菜都要澆水，種稻子更要用水灌田。

三、什麼叫做木生火呢？這個「生」是「發生」的意思。木生火就是樹木燃燒起來可以發生火。比方用柴火燒飯是木生火，把木頭摩擦發火（鑽木取火），更是木生火。用木頭摩擦生火，是古人的法子，因為那時沒有火柴，要用兩塊最乾的木片，摩擦五分鐘以上，擦得很熱，才能發火。

四、什麼叫做火生土呢？這個「生」是「產生」或「剩下來」的意思。比方樹木燒了之後，剩下來一堆灰，這堆灰是和塵土要混在一道去的。燃燒木料，其實不但產生灰，還產生一些氣體逃到空中去了（其中有水氣即濕氣），古人不懂得燃燒的道理，所以不說「火生氣」「火生水」而只說「火生土」。

五、什麼叫做土生金呢？這個「生」是「陪伴」的意思，土生金就是泥土陪伴着金屬礦物，比方在土山的旁邊有鐵礦山。還有一解，那「土」字是包括石頭講的，許多礦物都生在岩石裏邊，成爲岩石的一部分。人們要取出金銀銅鐵，不得不採用那些石頭來提鍊。石頭裏有五金，這就是土生金。這裏的「生」字就是說「裏面有」。

由此看來，五行相生，的確是實實在在的道理。不過還不大精確。怎見得呢？像上面「生」的解釋，有種種不同，或是「培養」，或是「變成」，或是「發生」，或是「產生」，或是「陪伴」，或是「裏面有一」，種種不同的意思，籠統的叫做「生」，這是多麼的不精密呢！但雖然不精密，卻是實在的道理，幾千年前的古人能夠講出來，是很可佩服的。

可是，算命先生，把某人的命派定是金命，某人派定是木命，如此等等，並且說兩人的命遇着是相生的，就可以幫助，這是憑空瞎說，毫不實在，簡直是無道理。

五行相尅

舊道理說，五行相尅，就是（一）金尅木，（二）木尅土，（三）土尅水，（四）水尅火。（五）火尅金。一般算命，擇期看風水的先生，說什麼年月日時方位都有五行，互相尅制，完全是騙人錢財的鬼話。不過「五行相尅」原來也是實在的道理，和算命先生們的講法不同。且聽我解釋吧：

（一）金尅木，就是說，金屬的東西可以破壞木頭，如斧頭可以砍樹。當然，這種道理在現在看起來，是幼稚得很，比方鉀鈉等金屬就不是堅硬的東西，把牠們做成斧頭是決不能砍樹的。把牠做成針釘，也決不能入木。

（二）木尅土，就是說，尖銳的木樁可以打入泥土。其實，這樣的尅土，金也可以尅，單說木也就不夠。

（三）土尅水，就是舊小說的「兵來將當，水來土掩」的後一句話，比方築

堤可以防水。這當然也不精確，現在用鋼鐵做水閘，防水的效力更大，那不是金也可以尅水嗎？而且水也可以衝倒堤防，那不是水也可以尅土嗎？

(四) 水尅火，就是說，失了火的時候，用水可以滅熄牠。這雖然比較正確，但也不能概括一切，比方燃燒彈發的火，開始要沙尅，用水是不能尅的，汽油燃燒了，也是這樣。

(五) 火尅金，就是說火可以熔化金剛，比方金銀鑄成貨幣，是必先在火爐熔化成液體的，鐵要鑄成鐵軌鐵板等，也是先要熔化的，可是尅字的意義並不一定是熔化，還有比熔化更厲害的是本質的破壞和改變，比方空中的養氣可以使鐵生鏽，醋可以使銅生銅綠，硝酸水可以刻銅。我們該怎樣說呢？是不是「氣尅金」，「酸尅金」呢？可見這一項也是很粗淺而不完全。

總起來看，五行相尅，原來的確是實在的道理，但是這種道理是很粗淺，很幼稚，很不完全的。現在的物理學同化學，研究萬物中互相尅制的道理，就精密得多了。比方硫酸水很厲害，遇着紙、布、皮膚，立刻使牠枯焦腐爛，遇着鋼鐵

等金屬，立刻使牠消滅原有性質，化成硫酸銅，硫酸鐵等，但硫酸水不能溶化玻璃。而弗化氫氣體則可以在玻璃上刻花紋。由此可見，說一種東西有另一種東西來剋制牠，是對的，不過須得憑實驗，研究，才能確實證明。不能憑空想像，或者照外面的樣子去講。空講亂說，就不成道理，皮毛上的說法，那道理也太粗淺，沒有用處。

地理的五行

堪輿家。算命家把方向、季節等配上了五行，用它來占驗吉凶，這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如說東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等，這種說法流傳了很久，不是堪輿與算命的先生自己捏造的，還在道教產生以前，陰陽五行就已經盛行，在儒家的經書上，就有五行的提出，如書經的洪範篇，禮記的月令篇都是。我們從禮記的月令篇上，可以看到以下的文字：

孟春之月……其日甲乙……盛德在木……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
 孟夏之月……其日丙丁……盛德在火……立夏之日，天子……迎夏於南郊。
 孟秋之月……其日庚辛……盛德在金……立秋之日，天子……迎秋於西郊。
 孟冬之月……其日壬癸……盛德在水……立冬之日，天子……迎冬於北郊。
 以上所說與目前風水先生等所用完全相合，五行除合四季四方外，還剩了一個「土」，天干剩了「戊己」二字，恰好配成「中央戊己土」。

古時的人，爲什麼這樣說呢？我以為並不是憑空瞎說的，的確有事實的根據。

先說方向上的五行。南方屬火，這是說在我們的南方，是熱帶地方，氣候比較暖。北方屬水，這是說我們的北方氣候寒冷，多冰雪，而冰雪是水凝結而成的。東方屬木，是說春夏之交，東南風從太平洋帶着潮溼吹到中國地方來，草本生長得茂盛。西方屬金，這是宋朝歐陽修先生解釋過的，就是在秋天，西北風從沙漠地方向中國的內地吹來，寒冷而乾燥的空氣，使得草木都漸漸枯黃了，那種多

少帶着肅殺的氣氛，不很像那殺人的刀劍嗎？刀劍是金屬製的，所以用金來象徵那肅殺的氣氛是最切合不過的。而中央屬土呢？那不過是假定地球作宇宙中心的說法。

在現代人看起來，這如果超過一定的範圍，就不正確了。比方南方屬火，北方屬水，這只有在北半球北溫帶的人可以說，如果換了南溫帶的人，他就非說北方屬火，南方屬水不可，因為熱帶在他們北邊，而寒帶在他們的南邊。在俄羅斯，西北利亞吹來的東風，從沙漠中帶來肅殺之氣，正和他們的西北風相當。這不是應說東方屬金嗎？因此這個五行的方位，應當因地面不同，舊道理的五行只能用在中國的範圍以內。

再說季節上的五行。如前面的解釋一樣，春季氣候溫暖，天氣充滿了水分，草木發芽，生長，所以木象徵春天。同樣火象徵夏，金象徵秋，水象徵冬。從前面的解釋可以推到。

這個說法也只在中國範圍內才正確。

至於時日（干支）上的五行，這其實也就是四季的五行，因為甲乙二字安置在孟春之月，所以甲乙屬木，其餘可以照推。

由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說古人解釋季節方向所用的五行學說，是在非常狹小的範圍內適用的，淺薄的理論。我們現在用不着這一套解釋。

在地理教科書上，我們可以讀到關於季節方面的解釋。春夏秋冬，只有溫帶地方才有，因為太陽照射，一年之內，由正射而斜射，由斜射而正射，有幾度變遷，所以寒來暑往而四時成。而南溫帶與北溫帶，兩地的春秋相反，冬夏互換。至於方向？在地球上假定一個赤道圈，好像圍繞圓球上的一道腰箍，作為南北的界線，赤道以北為北半球，以南為南半球；又假定亞洲為極東，美洲為極西，把歐亞非三洲地方作為東半球，南北美洲為西半球。這是東西南北在地理書上的一般用法。可是方向的用法是比較的，所謂中央，本來沒有固定的地方。比方中國和日本是在世界的極東，可是從中國或日本坐海船在太平洋上航行，還可以向東走，而且走過太平洋，却到了世界極西的美洲去了。（這是因為地球是圓的，

儘量向東方走，結果打一個圈子，又要走回頭來了。再看我們中國這個名稱的來由，就是從前中國人把中國當做世界的中心，到了現代，大家讀歐洲人的洋書，他們把歐洲當做世界的中心，因此中國就變做極東或遠東地方了，方位隨人而轉，這也是明白的證據。

五行和曆本

我們上次談地理的五行，曾經說過四季上五行的來由，現在順便談談曆本。曆本就是時憲書，它把一年多少天，一年二十四個節氣如何分配，那個月大，那個月小，那些天是星期，一樣一樣的告訴我們。我們看了曆本，種田的就曉得在那天下種，那天分秧，那天耘田，那天收割；做廠工的就曉得那天換班，那天休息，那天發放工錢；開舖子的就曉得那天兌期票，那天結帳，那天收帳款等。但是，舊式的曆本，除了記載節氣等項之外，還有許多的話，比方某天宜剃頭沐浴

，某天不宜訪友，某天不宜裁衣，等等，而這些「宜」或「不宜」都是根據陰陽五行推算出來的，這究竟有沒有道理呢？

這些話是毫無道理的，我們平常做事情也很少照它去做。假使照它去理髮、裁衣的話，那末理髮縫衣店不會有好日子不做生意嗎？有些事情，比方造房子、結婚，人們因為不常做，還有選期擇日的，但是相信新道理的，也決不會照曆本上去選期擇日，只看自己怎樣方便就行。近來桂林市的泥木工每天都在造房子，這不是每天都「宜」了嗎？總而言之，舊式曆本上那些「宜」「不宜」都是迷信的鬼話，我們用不着理睬他。

新曆本是用陽曆的。舊曆本雖然也有陽曆的日期。究竟是以陰曆為主，陽曆不過附在書眉上吧了。陽曆是不用五行推算的，那末陽曆是不是也有二十四個節氣呢？鄉下老百姓常說，種田人還是用陰曆好，這個道理對嗎？

朋友們！這話是不對的。陽曆不但也有二十四個節氣，並且節氣的日期都有一定，比陰曆還容易記些。你不信嗎？請你查一查曆書吧。

在陽曆上，每年從一月到六月，每月的六號同二十一號，是逢節的日期。從七月到十二月，每月的八號同二十三號，是逢節的日期。有時候也許遲一兩天，或早一兩天，但最多相差不過兩天，各月節氣分配是：

一月大寒小寒	二月立春雨水	三月驚蟄春分
四月清明谷雨	五月立夏小滿	六月芒種夏至
七月大暑小暑	八月立秋處暑	九月白露秋分
十月寒露霜降	十一月立冬小雪	十二月大雪冬至

陽曆不但是節氣有一定的日子，而且月份的大小也有一定。每年一、三、五、七、八、十、十二等七個月，都是大月，有三十一天；四、六、九、十一、這四個月，都是小月，只有三十天；還有一個特別月份，就是二月，這個月平常年份是二十八天，到了閏年，就多一天，有二十九天。所以，我們要記的只是「閏不閏」，別的都忘記了。但閏年也不難記，因為是四年一閏，就是隔三年一個閏年。

陽曆不但是容易記，而且因為每年都是十二個月，沒有十三個月的，日子多少不過一天，沒有差上二三十天的，所以做起事來，用起錢來，都很均勻，不會弄得一年多，一年少。我們要估算起來，也便當些。

陽曆是世界通用的，我們用了陽曆，和外國人做生意、通信、辦交涉，日期都相同，也方便得多。

陽曆有種種好處，所以，國父創建中華民國的時候，就決定用陽曆。

講到這裏，你也許會問，陽曆的節氣日子爲什麼比陰曆還有定準些呢？我告訴你，陽曆的推算，完全是依照地球圍繞太陽打圈子的日期計算的。天文學家測算的結果，地球繞日一周，要經過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八秒，所以陽曆平年三百六十五日，閏年三百六十六日，這就恰好合了地球繞太陽打圈子的日子。天文學告訴我們，寒暑四時，是由地繞日產生出來的，二十四個節氣，就是把地球繞日的天數，作二十四股平分。這樣看來，陽曆算是道地的節氣曆，陰曆上的節氣還是借了陽曆的法子呢！

陰曆的推算，是按照月亮圍繞地球旋轉的日數來定的，月亮繞地球一周，要二十九天十二小時四十四分三秒多，這就是一個月。陰曆每月十五六，月亮很圓，就是這個緣故。古時候天文家，雖然不曉得月亮繞地球的說法，但他們從月亮的圓缺可以推出一個月在二十九天到三十天之間。陰曆每年十二個月，只有三百五十四天，比二十四節氣的日子要少十多天，所以隔兩三年就要加一個閏月。要是沒有閏月，不免弄得六月天下雪，十二月割禾，那才更好笑呢！

各位讀者想必知道，自明朝到清朝，推算曆書，都有西洋教士參加的，可見陰曆當中也有外國道理在內，不但陽曆是從外國來的呢！（中國古時也有人講過陽曆的道理，就是書經上的「三百又六旬又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我們只看那樣東西便當就用。不必管他是洋法子或土法子。有的老先生，因為孔二先生說過一句「行夏之時」，就咬着牙要死守陰曆。他們不知道世界是進步的，在兩千年前最好的法子，難道到現在還是只有牠好嗎？朋友們！請不要那樣拘守古法了！（這是比較的說法，陽曆也有缺點的。）

人體內的五行

舊醫學的道理。把人體內的器官配上五行。從五行生剋來解釋人的生理和病理，這是不是實實在在的科學道理呢？

我們先看舊醫學上如何說吧。他說：「人體內部有五臟：心、肝、脾、肺、腎。心屬火；肝屬木；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由於五行生剋的道理，這五臟也是相生相剋的。比方，腎水不足，水不能生木，肝臟就要受影響；肝木不足，木不能生火，肝就不能生血，心火就要受影響。又如心火太旺就妨害肺金，肝木太旺就損傷脾土。所以爲了治這一臟的病，就要從那一臟治起」。

像這類的說法，要引用起來，十張紙也寫不完，是極其煩瑣的。我敢斷言一句，這種道理不合於科學。這種道理不實在。爲什麼呢？

第一層，心肝脾肺腎是血肉構成，不該說腎是水做的，心是火做的等等。我把

金木水火土當做真的金木水火土講，就是求其實在。

現在再說第二層。假使這裏說的五行只是五個符號，用來表示五臟的生剋關係吧，那我們就要看五臟的生剋是不是實在的。按照生理學的道理講，心臟主司血液循環，牠從大靜脈管接受全身的濁血，由肺動脈送到肺臟去，經過肺的呼吸作用，把炭酸氣排出，養氣吸收進來，使得濁血變成鮮血，再從肺靜脈回到心臟來，心臟把這鮮血又從大動脈送到全身去。由這看來，心和肺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但看不出什麼火剋金的事實來。腎臟主司澄清血液，將血中毒素化成尿汁排出體外（至於造精是睪丸的作用，與腎臟無關，舊道理常常把兩件東西混亂起來，是不對的），那裏有什麼肺金生腎水呢？脾臟是人體內的大腺（腺是常常產生一種液汁的東西），這種腺的作用，現在沒有完全研究出來，有的說牠能產生一種消化液汁到胃裏去消化食物。有的說牠是製造淋巴液（淋巴液是抗毒防病的）的。總而言之，並沒有什麼脾土生肺金的事實。肝臟也是產生消化液汁的，這種液汁帶苦味，就是胆汁。胆汁入腸內，可變脂肪為乳劑並直向全身各處散佈，當然沒

有什麼肝木生心火的事實。

從上面兩層理由說，醫家所說的五行，不論是五種物質，或是五個符號，都是和事實不符合的，所以這種道理不正確的（中醫能診治疾病那是另一回事，與道理無關）。

不過，如果不把五行硬派在五臟上面，只說人身是由若干元素構成的，有水，有燃燒（火），有金木土等物中的一些成分，那卻不錯，所謂「人生一小天地」，是有幾分道理的。

這又怎講呢？第一來講水。因為人身包含的水分最多，人幾天不吃飯不會死，幾天不吃水就不能生活，可見水的重要。第二講火，人身雖沒有明火，却有燃燒，人吃了東西在胃腸裏面消化，發生大量的熱，每天工作要消耗熱力不少（肺吸養氣到血液裏，把老廢物養化排出體外，這養化也是燃燒）。第三講金，人身上含多種金屬元素，例如血中有鐵質，骨頭中有鈣質。第四講木，人吃了蔬菜五谷，都是木類，木中所含的炭氫養等元素，人身上都很多。第五講土，土裏面成

分也是養、輕、淡、磷、金屬元素等。人身上多少具有這些東西的。所以這樣說來，人身上也就五行齊備了。

至於這些元素在人身上的結合，分離變化，那是複雜得很，一言難盡。不過我也可以舉幾件簡單的事實來講講五行生尅。比方，人吃了食物，由唾液胃液胆液胰液等來消化牠（這是尅），取其精華作為造血的材料（這是生），去其糟粕作為大糞而由肛門排出體外（這是尅）。人吃了食物，經過糲化，產生大量的能力（熱力），這能力成了人的活動力（「生」），在人的活動中消耗了這些能力而產生許多廢物，這些廢物經過肺腎與皮膚的排泄（變成濁氣、尿、汗）而拋棄（「尅」）。新的力再補充進來（又「生」）。人吃東西時，不免帶些病菌上身，這是要傷害人體的，那麼就有白血球和淋巴液來抵抗牠（「尅」），遇着大的鬥爭，就化膿或痰等而排出。在這幾個例子中，生和尅的作用是相連的，比舊說的五行生尅複雜多了，這可以說是五行生尅的新解釋。

五行和音樂

過去我國人對於聲音的高低，也都認爲是由五行發生出來的，所以有「五音」的名目，並且配上金木水火土。歐陽修的秋聲賦，說西方屬金的聲音（所謂商音）帶殺氣，就是根據這種道理。其實聲音的高低和金木水火土沒有關係。

先從聲音的本身說起吧。古人所謂「五音」，就是宮、商、角、徵、羽。這五個音，在音樂上實用起來，還要加上「變宮」「變徵」，合成七音。諸位知道現在學校裏的唱歌，是用「多、來、米、法、蘇、拉、細」這七個音來唱的（從前有人把這七個音叫獨覽梅花掃臘雪，是造成一個詩句以便記憶），這七個音和鄉下鼓樂師夫所唱的「合四一上尺工凡」相當，也就和古時候的「變徵、徵、羽、變宮、宮、商、角」相當。

諸位看過風琴的，都知道鍵盤上有黑鍵和白鍵。如果是C調長音階，七個音

都非白鍵上。其中有幾個音，在兩個白鍵中間不定被着，一個無鍵以這種音叫做全音，但一米以到「法」，一細以到「多」當申都沒有半鍵，這叫做半音。宮上至兩音的間隔如果是全音，分別就清楚而爽快，如果是半音，分別就模糊些，十情調着，陰賤些。現在列表如左：

合	四	一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多	來	米	法	蘇	拉	細	多(高)	來(商)
一全	一全	一半	一全	一全	一全	一半	一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徵(低)	羽(低)	變宮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C	D	E	F	G	A	B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西 低 衣 愛 夫 雞 愛 比

（末行是七個英文字母的讀法）

這個表把 C D E …… 等音名同多來米 …… 等階名擺在一起，是不精密的，C D E 等有固定的位置（所以能做調名），多來米却是活動的，隨便從那裏起都可以。宮商角徵羽和 C D E 等差不多，是固定的音名（但依「十二律旋相爲宮」之說，則它們也和多來米花一樣，不是固定，只有十二律才是固定的音名）。其中兩個變音，正是有半音的地方。「變音就是降低半音之變徵（細）」就是比徵（高音多）音降低半音。羯宮（米）就是比宮（法）降低半音。

其實每個全音都是兩個半音構成的，比方「多」到「來」，中間有個黑鍵，從白鍵多到無鍵，是半音。這樣一來，從「多」到「高音多」的中間，就包含十二個半音，所以我國古音樂裏有純歷六律共呂宋春稱半歷曆律造十二音階，音如果在風琴上看，就是把這十二個白鍵的音，再加上五個黑鍵的音，中國古時發明這十二個音的，是用十二個竹管，截成十二種不同的長短，試驗出來的。

聲音爲甚麼有高低呢？這是物理學已經找出了原因的。振動得快音就高，慢就低，比方C調多字（中央C），每秒鐘振動一百二十八次（在風琴是簧的振動，在胡琴是弦的震動），來字一百四十四次，「高音多」比多加倍，即二百五十六次。每兩個音的震動數有一定的比例，譬如「多」到「來」，「來」到「米」，都是8比9，半音（米到法）就是8比8。4 2 7 9（假如米震動8，法就震動八次半弱）。

由上所說，可見聲音的高低，和五行沒有關係。舊歷書上把十二律配在十二個月上（十二律的名稱是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從陰歷上年十一月起，挨次配合到本年十月止），尤其是沒有道理。

我們現在講基本音，不應當講五音，應當講七音才對。再精密點，可以談十二律。但是不要牽到五行，或牽到年月上去。至於音樂上表現喜怒哀樂的情感，那是要看聲音的配合如何而定。樂曲上的高低、快慢、強弱、長短，種種的變化

，都不過是表現各種不同的情感。如果拿氣候寒暑的變化來說明聲音的變化，那是太荒唐了。

五行和色彩

從前我國人以為世界上一切的顏色都離不了五行，所以把他分成五類：青、黃、紅、白、黑。並且把五行配合上去：青屬木，黃屬土，紅屬火，白屬金，黑屬水。

這樣的配合多少有些理由的。樹林遠望作青色，所以說青屬木。黃河上游是廣大的黃土地帶，所以說黃屬土。火焰帶紅色，所以說紅屬火，深水帶暗色，而金銀銅等多半能反光，所以勉強說白屬金，黑屬水。

其實樹木不一定是青的，當你接近他時，只見綠的葉，棕色的枝幹，紅的紫的白的黃的青的花，色彩複雜得很，怎麼能夠說他完全是青的呢？

土也不一定就是黃色的，有灰黑色的，有白色的（磁器原料），就是黃土也帶紅色而不是正黃。

火焰有的黃，有的紅，有的白（熱度高時）。如果燒了某些金屬的東西，還可以表現綠色藍色等。

至於金和水的顏色，不是白和黑，更不必說。

我們現在不講五色了，但是講七色（七個基本彩色）因為色彩的種類多得很，最主要的莫紅橙黃綠青藍紫七色。這是從太陽光線分析出來的。

假使你設法使太陽光通過一塊三角柱形的玻璃，照在一間黑暗的房子裏，你就會看見牆壁上紅紅綠綠的，七個顏色挨次的擺着，成爲人造的虹。

爲甚麼有這樣的現象呢？因爲光線從不平的玻璃通過的時候，是要屈折的，有的顏色屈折小，有的顏色屈折大，大小不一，所以就分開來了。（紫色光線屈折最大，紅色光線屈折最小）

七個顏色合在一起，就是白色。假使你在一個可以轉動的東西的周圍，把七

個顏色挨次的塗上去，再很快的轉動他，你就會看見那東西是白色的了，太陽光帶白色，也是這個緣故。

隨便那一件東西，如果他把七種顏色的光線完全吸收進去，一點也不反射出來，那我們就看見他是黑色的。

如果單單把紅色反射出來，而把其餘的光線吸收進去，那就是紅色的。同樣有橙、黃、綠、藍、青或紫顏色的東西，也就是能反射這種或那種顏色出來的。

如果把七種顏色全部反射出來，那東西就是白色的了。

我們平常看到，太陽光射到油珠上，水珠上，或玻璃鏡的邊隅上的時候，就反映出紅紅綠綠的顏色來。這是什麼緣故呢？

早晨或夕陽西下的時候，有時天空中有薄薄的黑雲，落幾點疎疎的雨點，我們就可以看見天空中有美麗的紅綠綫條，所謂虹彩。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這兩種現象，都是太陽光線屈折造成的，正同前面所說的三角鏡子分光一樣。

以上所說，是物理學上的道理。

再說一說圖畫上的三原色。

原色就是基本色彩，三原色就是藍、黃、紅。拿這三種顏色做基礎，用種種方式互相混合，就可以弄出許多不同的顏色來，比方藍色和黃色混合就成爲綠色；紅色和藍色混合就成爲紫色；紅色和黃色混合就成爲橙色。再把混合的分量變動一下，又可以弄出各種深淺不同的色調來。

照這樣說起來，我們只說七原色、三原色，但不說五色。從前配合五行的道理，再也不能拿來解釋色彩了。

五行和歷史

從前我國人解釋歷史，也是根據五行的道理的。爲什麼周朝的天下傳到纘王，就要終止，而秦始皇却代替了他的位子呢？照五行的說法，周得火德，秦得水

德，水能勝火，所以周必亡在秦的手裏。漢高祖是土德的，土能尅水，所以秦必亡，漢必興。造這種道理的人，周朝有個騶衍，漢朝又有董仲舒和劉向。他們說，得什麼德的，在自然界就有什麼現象和他對應。比方周朝的時候，有一團紅火從天上飛來，停在皇帝的屋上。大家一看，却不是火，而是一羣紅色的老鴉，由於這種奇異的現象，就證明了周朝的火德。秦始皇的祖先秦文公，有一天打獵，捉到一條黑龍，黑是水的顏色，這又證明了秦朝的水德。至於漢朝，文帝時候聽說陝西有黃龍出現，黃是土色，所以證明漢朝得土德。他們說的紅老鴉、黑龍、黃龍，都是民間的傳言，當然是靠不住的；就是有這些動物，和做皇帝的並沒有什麼相干。

不過這種說法，從來就沒有有一定。漢高祖在沒有做皇帝的時候，聽到一種童謠說：「赤帝子當興，白帝子當滅」。一天他走過一塊草地，碰着一條灰白色的大蛇，他抽刀斬了，後來做了皇帝，於是人家替他解說，那被殺的蛇是白帝的兒子，殺蛇的就是赤帝的兒子。照五行的說法，白帝是西方的神，屬金，赤帝是南

方的神，屬火，那麼秦就不是水德而是金德，漢也不是土德而是火德了。漢朝還有一個張蒼，他說漢朝是水德，有黃河在金堤決口的事爲證。說法既然各有不同，當然就看得出他們是胡說八道。可是一般做皇帝的人，却相信這些五行變化的話，照五行上的什麼德來規定旗子和衣服的颜色等等，比方得土德的，就用黃旗，穿黃色制服，得火德的就用紅旗，着紅衣服。這真是好笑！

不過造作這種道理的人却並不是瘋子，他們自有他們的意思。他們認爲自然界的變化都是五行的變化，人類社會的變化都是同自然界的變化配合起來的，所以也是五行的變化；換句話說，就是「天意」。現在鄉下老百姓還有些講「天意」的，說清朝的倒台是天意，民國成立是天意，日本鬼子打中國也是天意。這種想頭，正是幾千年傳下來的五行歷史觀。這種歷史觀有很濃厚的迷信味道，和現代科學的道理是不相容的。但是造作這種道理的人，却正要利用民衆的迷信心理，來掩護皇帝的統治。他們說人事都是由天命決定的，不過天命不是永久不變的，天命轉變了，人事也要轉變，一朝的皇帝傳了若干代，天命不免拋棄他而轉向

別人，這就要改朝換代了。這樣講法，對於專制皇權是好的，對於老百姓是不好，特別是到了現在更是不好的，因為把民衆的意思，民衆的力量，都藏在天字下面去了。

我們現在講歷史，却不用天意來解釋，而用民意來解釋。改朝換代並不是五行的變化，而是民意的變化。民意爲什麼變化？那就因爲民生問題在舊朝代一天天嚴重，飢餓逼得大家要革命，另找出路。自然，做皇帝的人，他自己是想永遠保守他一家的皇位，決不願意改朝換代的，但是人心一去，大勢就變，他雖然大權在手，也沒有法子挽回，所以只得歸在天意上面，歸在五行的自然變化上面。就這一點說，五行歷史觀也有一點道理，因爲他認定歷史是變動的，誰也保不住子孫萬代的江山。又認定這種變化是一種大勢，無論什麼有權力的人，也不能阻止他。這都是對的。五行歷史觀的缺點，就是把這種大勢看做天意。並且把他同自然界的變化連在一起。

我們要分清楚自然同人類社會變動的大勢，要認定歷史到底是由人力造成的

不過這是多數人，不是少數人，這些多數人的意思，又是從我們衣食住行的問題來決定。如果貪官污吏劣紳土豪，害得大多數人不能生存，那就很容易產生突然的變化。從前鄉下人以爲要有真命天子下凡，才會弄得天下太平，就是不懂得歷史是由多數人力量造出來的。過去歷史上的真命天子，就是比較能夠順從民意，反對貪污劣紳的人，他因爲民心歸向，人力充足，所以就做成了皇帝，這個真命不是天賜的，是民賜的。老百姓如果懂得這個道理，就可以合方同心，自己創造命運，做真命天子，這就是國父說的四萬萬人都來做皇帝。今天創造命運，第一件事就是大家都來做皇帝。就是實行民權主義，實行憲政。

五行和語言

中國向來有一門研究語言聲音的學問，叫做聲韻學。這門學問的創立，在南朝隋唐那幾個朝代的中間，到宋明清各朝，繼續的演進，有了不少的成績。開

始的時候，是爲了做詩寫駢文等等的用處，後來又被人們應用於創造戲曲，考訂古書字音，幫助古書意義的解釋，用處越多，研究就越精了。

可是這門學問，內容似乎很神祕，很深奧，過去有許多讀書人捉不清楚，因爲是講語言聲音而沒有一套很簡明的聲音符號，在理論上，又把發音的分析方法牽連到五行上面去，使得容易了解的東西變成了難懂的祕密。

從前我國學者把語言聲音分成喉、舌、唇、牙、齒五大類，把金、木、水、火、土配上去。有種種不同的配合的辦法。一種是：

北方	唇聲	水
西方	舌聲	金
南方	齒聲	火
中央	牙聲	土
東方	喉聲	木

另一種是

唇 腎 羽 水 北 玄

舌 心 徵 火 南 赤

齒 肺 商 金 西 白

牙 肝 角 木 東 青

喉 脾 宮 土 中 黃

還有許多種類，不必細述。只看右邊兩種，便可知他們的主張不一致，一個說舌聲屬金，齒聲屬火，另一個恰好倒轉來了；一個說牙聲屬土，喉聲屬木，另一個也是倒轉來了。橫豎毫無根據，大家隨意分配，胡說八道，沒有是非可說。他們把五方五色五臟也和語言的五種音素配合，是荒唐不過的。宮商角徵羽這個五音是不是和語言的五音可以配合呢？大家看過「五行和音樂」那篇的想必可以斷定，宮商角徵羽五音是分別樂音的高低的。但是喉舌牙齒唇這五種語言，只是發音部位的分別，並沒有高低的分別的。因此拿宮商角徵羽來配合喉舌牙齒唇，也是牛頭不對馬嘴。不用說，拿金木水火土來解釋五種發音部位所發的聲音，更是一

點道理也沒有的。假使說，舌聲是西方金，該是蕭然殺伐之聲吧，爲什麼連「殺」一「伐」兩字的聲音都是南方齒聲與北方唇聲，而不是南方舌聲呢？假使照另一派的說法，西方金該是齒聲，但齒聲的字如「殺、細、尖、小、蟋蟀、詩、史……」等都是那麼細碎柔和，又哪里有什麼殺伐的象徵呢？看了這個例子，便可知金木水火土來說明語音是毫無是處的。

我們不否認語音和人們的心理有聯繫，如剛才說的「細、碎、小、瑣」等字都帶着氣流在尖舌和牙齒之間摩擦而過的「s」音（即「ㄙ」音），正是說話人心裏描摹那種細碎的物象，而「殺、伐、打、罵」等字以及「大、夏、華、靡、濁、河、海」等字的音的韻母，都是開口音，張着嘴巴很大，表示那種龐大或粗野的事象或物象，又如表示一種迷糊不明的事物狀態或鬱悶的心情，就用閉口帶鼻音的唇音聲母「m」（即「ㄇ」音），如「迷、茫、蒙、昧、沒、懵、夢、眠、冥、暝、悶、默、莽」等字都是。像這樣的例子，並不恰恰是五類，假如不爲篇幅所限，我們可以舉出許許多多的類例出來的。而且這種類例和過去的五行學說並不符合，即如開口韻母「A」或

○（即Y或I），過去屬於喉聲，是所謂中央土的和乎中正之聲；或東方木的生
 活活潑之象，而我們卻發見了殺、伐、打、罵等字（假如丟開聲母不管，因為它
 們的共同點不在聲母上）屬於這種韻母。這就可見語音和心理的關係，不是五行
 學說所能說明的了。

現在我們還要指出：把語音部位分成五類也是不正確的。按照語音科學的分
 析，拿開「韻」不說，專就「紐」（字的首一音素叫紐，包括子音和母音，例如
 「因」「亞」等字，就是母音起頭的）來講，就應當分成八大類，各類還可分小
 類。那八大類呢？

（一）唇音，這又可分（1）雙唇音和（2）唇齒音兩類，雙唇音就是國音的「
 伯」「拍」「墨」（勺父），唇齒音就是國音的「非」和江南音的「物」
 「（口方）」，雙唇音舊稱重唇音，唇齒音舊稱輕唇音。

（二）齒音，可分（1）舌尖與齒（2）舌尖與齒齦兩種。前一種舊稱齒頭音，
 就是國音的「茲」「此」「私」（口方乙），後一種舊屬舌邊，稱舌頭音

，就是國音的「得」「特」「乃」「勒」(勿去乃勿)，現在也稱舌尖音。

(三)前腭音，即硬口蓋音，可分(1)舌尖後音，或翹舌音，即國音的「之」「尺」「詩」「日」(止才尸日)，是將舌尖後捲抵硬口蓋所發的音，舊稱正齒音，屬齒音類。(2)舌面音，就是舌面和硬口蓋接觸所發的音，如國音的「雞」「欺」「希」及南方音的「你」(日<广丁)，舊稱舌上音。

(四)後腭音，即軟口蓋音，也可說是舌根音，是舌根和軟口蓋接觸所發的音，如國音的「格」「克」「黑」和南方音的「額」(《巧兀广)。這種音舊稱牙音，毫無道理。而且牙和齒又如何分別呢？

(五)小舌音，國音裏面沒有，僅話有。

(六)喉音，即聲門音，如英語的h音，國音沒有。方言有。古代大概是有

以上是聲母，一稱子音。

(七)半元音，就是國音中的介母「衣」「烏」「于」「乂口」，是半母半子的音，有時當母音用，有時當子音用。

(八)元音，就是「阿」「厄」「哦」……等類的母音或韻母。這種音自聲帶發出，不受口腔各部的任何阻礙的。半元音有時不受阻礙。有時就稍受阻礙，在口腔某部摩擦而過，這時候便成了聲母。元音與半元音，舊時和喉音聲母混在一起，通叫喉音。

從上面的比較來看，從前分語音的音素爲五類，實在太粗疏了一點，而且像「牙音」那樣的名詞，更是不符事實的。近代學者的分類實際上已經超過了五類，不過仍然用五類的名義吧了。類既不止五個，那五行的分配更無從附會起來了。

因此，我們談語音，不要讓五行的胡說搞昏了頭腦。

五行和經濟

我國有一部書，叫做「書經」，那上面有一篇文章，題目叫作「洪範」。洪範一篇裏提出了五行的名目，並且做了一個簡單的解釋，不過文字太簡單，意思不大明白，後來到漢朝，一位學者叫伏生，他做了一番註解，那意思就明白了。那註解的大意說：

「水，火，是百姓飲食上所需要的。金，木，是百姓製造的材料和工具。土，是產生萬物的東西，這都是人們生活所利用的。」

我們從這段話，就知道古時候的人，把五行和民生圖計的關係，看得很重要。

民生圖計，照現在的話說，就是經濟。經濟的基本就在生產上面。什麼叫做生產呢？大概說起來，生產就是把人的勞動力用在自然物上面，使自然物變成可

穿可吃可用的東西。這個自然物就是古人所說的五行。

古人所說的道理是對的。人們若不好好的利用五行，就不能好好的生活。不過照現在的眼光來看，古人的話是不精密的。

我們現在說生產所用的東西，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做生產資料，其中雖然以自然生成的東西為主，但也有人工製造過的。

我們可以想得到：最古最古的人類，所用的生產資料，是完完全全的自然物。可是，到了後來，就有人工製造的東西加進去了。

比方紡紗，棉花是自然物，紡紗機就是人工製造的。而現在就連棉花也參了人工在內，因為不是在原野中採拾的，而是有意的栽培（生產）出來的。

因此，我們不管是自然物也好，人工製造物也好，總而言之叫做生產資料（或叫生產手段）。

生產資料再分開，就有兩項：一項是勞動對象，就是材料，比方裁縫司務用的布，木匠司務用的木料；一項是勞動工具，比方裁縫用的針，木匠用的斧頭鋸

子。

孔夫子說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生產發達，便不能不改良勞動工具。自古以來，勞動工具不知經過多少次的改變了。起初種田用尖頭木棍來挖泥，後來用鐵做的犁耙，現在又有人用機器了。

人們的勞動，固然是爲了製造穿、吃、用的東西（叫做消費資料），但在文明進步的社會，却要同時造出好多不能穿、吃、用的東西，那就是工具材料等項（生產資料），這些東西本身雖然不能給人們穿、吃、用，但是要有了他，那些可吃、可穿、可用的東西才會造得多，造得好。

回頭再來講五行：金木水火土。

飲食的東西很多，包含動物、植物（木）、礦物（金），爲什麼只說水呢？火是不好吃的，爲甚麼又說火呢？這是因爲喝水比吃飯更要緊，人有幾天不吃飯，不至於餓死，但不喝水就會死。火是熟食的必要條件，熟食既精美可口，又合於衛生，火的發現是人類達到文明一項很重要的事情。

金，代表整個礦產，如銅鐵金銀之類。木，代表整個農產，如五穀樹木花果之類。這差不多包括了全部的經濟資源。而金和木都是依附於土地的，所以土這一行非常重要。

由此可見，五行和民生問題大有關係。

不過我們現在不要說五行。我們要說，生產要素有兩種：一是勞動力；一是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又分兩個：一是勞動工具；一是勞動對象。不論勞動對象也好，是勞動工具也好，都有自然物和人工製造物在內。比方揀一個石頭，把果實的殼砸開，這石頭就是自然物的工具。鑛工挖煤，這煤就是自然物的勞動對象。人工製造物呢？比方縫衣服的針是勞動工具，布是勞動對象，而針和布都是人工製造的，所以都稱為「人工製造物」。

在廣大自然物裏，我們分成三類來看：（一）鳥、獸、蟲、魚……；和人類叫做動物；（二）草、木、苔、菌……；叫做植物；（三）金、石、土、水……；叫做礦物。至於在工業生產上所需要的自然物，有一個名詞，就是上面說過的一

資源」。資源當中大部份是「原料」，就是自然物的勞動對象，比方紡織所用的棉花，冶鐵所用的鐵礦砂。還有一種資源，比方煤、石油（可以分出汽油來），急流的水（可以發動電機），都是可以發動機器的，叫做「動力資源」。

我們不用五行的名目，因為五行的分類太不精密了。

五行和道德

拿自然現象的規律來解釋社會現象，是五行學說發展的最高峯。這種理論在漢朝已經成立，代表人是董仲舒。我們在「五行和歷史」篇中已經批判過。現在把五行論者對道德的看法再評論一番。

董仲舒說：「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接下去，他又把五行的「行」解釋成了「行爲」，他說五行可以代表五種行爲，也就是五種德行，或品行。他把仁、義、禮、智、信配合木、金、水、火、土，這種

配合和春夏秋冬四時有脚。因為春天氣候溫和，生物都愉快地生活着，這象徵着仁愛。夏天氣候炎熱，草木生長壯盛，達於成熟之度，這象徵着人類成熟期的智慧。到了秋天，肅殺的西北風來到中原，這象徵着人類社會一定歷史階段中的正義，它是不講感情的，對於不合正義的事情要給予嚴格制裁的。冬天繼續農作物收穫之故，勞動的人們可以稍稍休息，旁的生物也進入冬眠時期，減少活動到最低限度。僅僅保留一線生機，這象徵着社會制度的定型化，人們都遵從着那種具體表現社會秩序的禮儀。至於把信實配合中央土這一行呢，那可以說，土地為生養萬物的根本，是最實在，最靠得住的東西，有了土地，那些農作物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便可以實現，不至於落空，同樣有了誠信，那些仁義禮智的品行也就件件實現，不會成爲騙人的空話。

以上我們推測古人將五種德行配合五行的原因，大致總差不遠。現在我們要指出，這種配合是沒有必要的，一則寒暑四時在地球上本來沒有一定，我們在「地理的五行」早已說過，二則道德的節目也不一定是五個，有所謂三達德，有所

謂四維，有所謂八德，或少於五，或多於五，以五配五，未免太牽強了，何況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各有其不同規律，怎麼能夠勉強牽合呢？

我們在五行論者的道德觀念裏，還要注意陰陽兩個字。他們在自然現象裏，認爲一切變化，都是由陰陽二氣互相作用而產生的。在易經上，已經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的話。古人從人類的男女，動物的雌雄，想像到大自然界，認爲也有個總的陰陽，那就是天氣和地氣。他們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永遠不動，而附着天體上的日月星辰，就圍繞着地球團圍轉，那麼地球是靜的，而天就是動的，地好像是女性，而天，就好像是男性。再看到各種生物都在土地上產生，天不過給以陽光水分等等的幫助，這更要相信地是萬物之母而天是萬物之父了。從天在上，地在下，和天動地靜的性質，和人類社會的父系制度，男性中心，重男輕女的情形相互比較，又發見了天尊地卑的宇宙定律，和男尊女卑的社會定律，合起來看，就有了一個陽尊陰卑的總定律。把這個定律推而廣之，於是董仲舒先生就斷定「君臣、父子、夫婦的關係，都符合了陰陽

的道理。君是陽，臣是陰；父是陽，子是陰，夫是陽，婦是陰。」他又認定陽是主體，陰是爲了配合陽而產生的，他說「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這樣，董仲舒就強調了「三綱」學說，主張「君爲臣之綱，父爲子之綱，夫爲妻之綱」，君對於臣，父對於子，夫對於妻，有至高無上的支配權，臣、子、妻應當絕對地服從君、父、夫。這種不平等的關係，在道德上，就表現爲片面遵守的奴隸式道德。所謂「君雖不明，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義，婦不可以不順」這些話，雖然不是董仲舒自己說的，卻是由董氏的理論發展出來的。

依今天的觀點看，不待說，這種由天地陰陽推演而來的三綱學說，只是維持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理論，到民主社會便非取消不可了。在自然界，無生物並沒有什麼陰陽性之分，生物分陰陽性，但並沒有尊卑可說。就社會現象說，男尊女卑只是一個時期的現象，在氏族社會，男女是平等的，現代的民主社會，男女也趨於平等，將來更會完全平等了。君臣父子的不平等，更是隨着封建社會的消滅

而消滅。在民主的國家裏面，即使還有國君，他不能有任意支配臣下的權威。至於父親和已成年的子女，在民主的法律上有平等的人格，他們同樣是國家的公民，父親再不能像封建時代那樣支配子女的一切了。因此在民主的社會裏面，片面的服從的奴隸式道德也不能存在了。

過去拿陰陽五行來講說道德的先生們，總覺得道德是和天體運行一樣，永遠不變的（其實天體的運行也要變，不過比社會的變來得慢，古人對於這種變當然更不會想到），殊不知道德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隨着社會的變而變，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道德。我們現在到了民主時代，回看一下封建時代，便明明白白看得道德變動的情形，可以打破古人那種道德不變的錯誤觀念了。這一點也是值得注意的。

新道整理叢書第一種

談鬼神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初版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者 曹伯韓

發行人 陳劭先

印刷者 建設印刷廠

桂林桂東路

桂林 香港
廣州 上海

文化供應社發行

文桂(1—3000)

中國P

☆ 吉分圖